

## 學衡雜誌簡章

(一)宗旨 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二)體裁及辦法 (甲)本雜誌於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圖毀棄。而自以為得也。(乙)本雜誌於西學。則主博極羣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并覽。不至道聽塗說。呼號標榜。陷於一偏而昧於大體也。(丙)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餽釘。古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字之效用。實繫於作者之才力。苟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固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

(三)組織 本雜誌由散在各地之同志若干人。擔任撰述。文字各由作者個人負責。與所任事之學校及隸屬之團體。毫無關係。

(四)投稿通信 本雜誌極歡迎投稿。稿件所寄交本雜誌總編輯收。不登之稿。定即退還。但采登之稿。暫無報酬。至其他事務。應請與本社幹事接洽。

(五)印刷發行 本雜誌由上海中華書局印刷發行。每月一冊。陽曆月初出版。每冊售價二角五分。凡欲定購本雜誌。或就登廣告者。祈逕與中華書局總分局接洽可也。

附職員表

總編輯兼幹事吳宓

北京清華園  
郵局轉交

通

論

## 欲救中國當速養成惴惴無華埋頭執務之人才說

共和國。崇尚自由。才能發展。人人機會均等。士無遺逸之憂。政有衆擊之效。孔子才難之歎。應無用爲今日之中國發矣。乃起觀域內。沃野勻勻。大荒不治。問何以故。曰。無人墾闢之也。河川淼淼。水利未興。問何以故。曰。無人浚濬之也。民衆莘莘。混沌未啓。問何以故。曰。無人教育之也。貨寶累累。日呼貧匱。問何以故。曰。無人以運用之也。乃至國家之政治。社會之事業。或則步盛軌於唐虞。或則效成規於歐美。宏綱細目。繁然並興。乃在他人行之。無在不卓著其效。而在吾人行之。則無在不重滋其弊。問何以故。曰。無人以董理之也。夫以中國人數號稱四萬餘萬。謂之無人。豈非滑稽之甚。故今中國人口頭所謂無人者。非眞無人也。乃無人才耳。則更與觀之官廳宴會席間。會場演說壇上。輪船一等艙內。車站貴賓室中。若者爲政法之名家。若者爲外交之老手。若者爲工程之巨擘。若者於經濟有特長。若者經半生之戎馬。軍事專門。若者負一世之盛名。文章魁首。若者識世界之潮流。而熱衷改造。若者知民生之原本。矢志更新。自此而外之懷刺候門。自炫所學。上書要路。莫展厥長者。尙難僂指數。由是言之。居今日中國。而曰無人才可用。亦豈意料所及乎。噫。吾知之矣。中國今日之所謂無人才者。乃僅有周旋酬酢。宣傳奔走之人才。而無惴惴無華埋頭執務之人才耳。於是言政法。則僅知高談法理。而於判例成案。則罔知究心。言外交。則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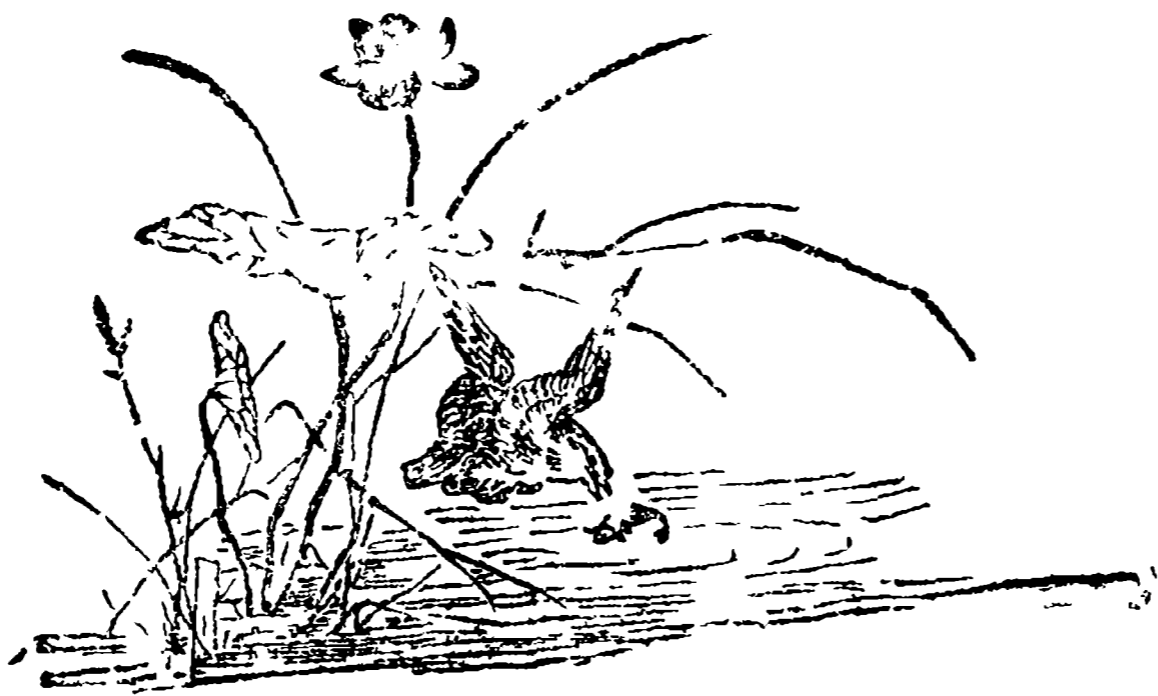
知宴會跳舞。而於條約章程。則索之高閣。言工程。則僅習於說帖條陳。而於機械土木。則不知應用。言經濟。則僅知搜款借債。而於節流開源。勾稽綜核之煩。則不暇措意。言軍政。則僅習於要挾叛變。而於邏偵攻守。步騎砲工之術。則無所用心。言文章。則僅知源流派別。而於書牘箋啟。莊諧駢散諸作。則不能秉筆。乃至言改造。倡革新者。亦僅習於開會演說。行列示威。而於實際工作。進行步驟。則更不復問訊。夫使言政法。而僅在高談法理。則閱法學通論一編。而人人俱可坐曹矣。言外交。而僅在宴會跳舞。則閱西禮須知。跳舞大觀數冊。而人人俱可出使矣。言工程。而僅需說帖條程。則閱策論全編。民國新文牘一二卷。而人人俱可充工程師矣。言經濟。而僅在搜款借債。則閱滑頭現形記。江湖騙術三四帙。而人人俱可以長財政。司征權矣。言軍政。而僅在要挾叛變。則閱海上敲詐術。山東響馬傳諸書。而人人俱可統師旅矣。言文章。而僅在源流派別。則閱文章流別。文字源流若干種。而人人俱可作文學講師。文牘主稿矣。言改造。而僅在開會行列。則閱日報新聞。月刊附錄。而人人俱可作華盛頓。林肯。馬丁路得。福澤諭吉矣。夫何必歷險犯難。鍛鍊人格。靡財費日。進增知識。以深其造就哉。噫嘻。此中國近二十年來。所以新政繁興。新潮迭起。膠膠擾擾。每下愈況。寸效未收。而百弊叢集也。

今之中國。教育事業。雖云未盛。而大中小學。固已遍布境內。留學者。雖云不多。而文法理工。歲有歸自國外。設宗旨無定。趨向不明。吾恐每歲費擲巨帑。以舉育才事業者。其結果也。從消極方面言之。適足以爲

國家狀有用之青年。爲家庭賊佳良之子弟。從積極一方面言之。亦祇足以爲官廳宴會席間致食客。爲會場演說壇上增講員。爲輪船一等艙車站貴賓室內添主顧耳。於國於民。何補哉。

或且詰之曰。周旋酬酢者。處世之所不可免。宣傳奔走者。處事之所必應有也。若概予屏斥。是誠因噎廢食。固執不通之甚矣。是烏可者。曰。是有說。譬之肴核。以魚蔬爲之基。以薑椒爲其飾。彼周旋酬酢。宣傳奔走之人才者。猶肴核之有薑椒也。悃悃無華。埋頭執務之人才者。猶肴核之於魚蔬耳。以魚蔬爲本體。而飾之以薑椒。固無傷其爲肴核也。倘胥魚蔬而盡變爲薑椒。吾恐食之者。不但不能得滋養之益。且將戟喉傷胃。而致噎嘔之病矣。以人之所食者在魚蔬。而不在薑椒也。譬之酒醴。儲材於稷秫。而誘引以麴蘖。彼周旋酬酢。宣傳奔走之人才者。猶酒醴之用麴蘖也。悃悃無華。埋頭執務之人才者。猶酒醴之需稷秫也。以稷秫爲本體。而媒之以麴蘖。固無傷其爲酒醴也。倘去稷秫而盡易之麴蘖。吾恐飲之者。亦將停杯投筯。相與不歡而散矣。以酒之所以成者。在稷秫。而不在麴蘖也。吾觀今之育才者。除懇親展覽。慶賀追悼。歡迎送外。無課程。除遊行會集。講演運動外。無訓練。推其極。殆將胥天下之人才。而使之盡爲薑椒。盡爲麴蘖也乎。夫能饜飫人人。而令其醉飽者。稷秫也。魚蔬也。今乃不顧人之戟喉傷胃。不顧人之停杯投筯。不歡而散。而悉供之以薑椒麴蘖。而謂其於烹調釀造之責任。能盡也得乎。夫能服役社會。而成就事功者。悃悃無華。埋頭執務之人才也。乃所需者。在此。而所供者。若彼。謂其於育才之責任。能盡也得乎。

或曰。天下洶洶。誰知本計。周旋酬酢。宣傳奔走者。正時代所需之人才。視其所需。而謀其所供者。正育才者。當務之急也。曰。惡。是何言。夫天下洶洶。乃一時之現象。倘率是不改。國以永祚者。歷史上無此創例。有心之士。苟有藉手之途。允宜謀所以矯正移易之道。否則亦宜退處講學。預儲適用之人才。以待世運之遷流。而及時供應。倘依阿隨俗。揚湯止沸。是與投機一時之猾賈何異。烏足以膺育才之鉅任哉。



## 論教有義方

聶其杰

古之教子。貴有義方。今之新教育家。亦競言教育方法。方者。事之宜也。書冊所載。古哲所訓。理有可證。情之所安。則吾輩率循之。以律身行事。以教訓子弟。所率循者。義方之謂也。世人鮮明此義。故其教子弟。讀書。惟以取功名博升斗爲目的。昔作制藝。今習科學。同一用意。此外無學問焉。無教育焉。吾觀所謂士大夫之家。其能以德義教子弟者。蓋鮮矣。亦有耆儒碩學之家。而子弟放蕩。帷薄不修者。豈非教之無方之咎哉。予嘗思義方之旨。而以爲家庭教育。有應具之方法。數端。其一。教有常時。家人聚居。雖若隨時可以施教。實則不然。苟不特定集會訓話之時。與地。則必散漫無序。或卽忽略過去。終等於無教也。陸象山教家。每晨揖三搥鼓。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飢寒。莫待飢寒。方怨命。又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所定。酒食貪多。折人壽。經營太過。違天命。柳公綽教家。每平日。諸子束帶省於中門。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皆不離小齋燭。至命子弟執經史誦讀請益。乃講說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人定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凡二十年如一日也。陳了翁教家。日與家人會食。食畢。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此古人有定時施教之法也。其二。明定宗旨。大抵世人亦多以師資自居而好教人者。彼固以是爲有利。爲至善。然其認爲善。爲利者。

未必其果然也。故吾輩必慎思明辨。察其是非利害。以爲教家人子弟之取則焉。例如宗教家教人爲善者。而必毀宗廟神主。廢祭祀。薄視其親。以求其所謂道者。彼曷嘗不自以是爲至善也。新學家教人廢倫理。棄禮教。以求其所謂解放。發展個性。尊重權力。崇尚戀愛。彼亦以是爲能利人也。科學家認科學爲世界惟一救星。藝術家認美術爲世界第一學問。今日之青年。出門所聞見。書報所瀏覽。此等一孔之說。居最大多數。更有進者。叔季社會。養成一種輕薄詭隨。模稜齷齪之風習。曾文正公所謂達官貴人。優容養望。在下者軟熟和同。養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世界者。孟子所謂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似忠信。行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是爲德之賊者。今滔滔者皆此類也。故大猾巨慝。充塞社會之上。已固不慚。且復有人從而頂禮讚頌。所謂是非之辨。羞惡之心。今殆無其事矣。青年入世。所習染薰陶者。如是。欲其向善。也得乎。故吾人不可不具清明之眼光。確切之去取。以爲一家之指導。又必自正其身。始蓋未有其身不正而能正人者。古之聖賢教人。大抵不僅恃言說。而必以身先之。空言而無實。是謂自欺。外人猶能見其肺肝。況習近之家人子弟乎。故大學言齊家必先正心修身。尤必先誠其意。故謂明定宗旨者。不獨定教家之旨趣。尤宜先決自己之志向也。苟不能立志奮發。刻苦自勵。從隱微處勸察。慎獨以去欺。從難行勉強。克己以復禮。而惟是希望家人子弟之率善。是南轅而北其轍也。求其有濟。豈可得乎。其三善立方法。顏淵稱孔子循循然善誘人。蓋聖賢教人。不獨空談理義。而必有其法。則焉。其法



則之可見者。如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又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又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以擇交輔善之法則也。如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蓋以孝弟立本。服勞爲誨。學問思辨禮樂六藝爲導。善之法則也。二者皆施教之法。不可缺一者也。今之教育。趨重學校。然社會之風習既壞。學校先承其弊。擇友輔仁之事。宜先從選擇學校始。其次則慎己之交遊。並嚴察子弟之習友。而爲之指導。警告。庶近益而遠損也。至於選擇學校。專科預定將來職業。亦成敗得失之所關。不容輕視者。大抵今日學校。課目繁多。務悅觀聽。爲營業計。不顧學生之實際受用。迄於卒業。無能謀生。則不得不出於政治一途。以蠹蝕社會。爲害人羣。猶復放言高論。謂是所以福民利國。卒之人受其害。已亦終敗。推原禍始。學校實尸其咎。故擇校擇科擇業。不可不慎也。學校教育之外。家庭訓練。實爲尤急。大抵學生旦晚課餘。星期休假。人所視爲遊戲宴樂之時。爲父兄者。正當格外注意。例如損友招邀。旅館總會。遊戲之場。放蕩邪僻者。無論矣。至於影戲劇曲。今人所提倡。認爲高尚藝術者。誨盜誨淫之影響。視藝術之高致。人人爲深。今請問唱高調之教育家。彼學生青年與一般社會入劇場之觀念與目的。是否與教育藝術家之所得於心者相同。若其不同也。其利害之影響爲何。

如哉。吾非謂青年之不應有娛樂遊戲也。吾有見夫人家大抵有種種不正之娛樂遊戲。導子弟於惡。而爲家長者。絕無方法以導之於善。或竟毫不措意焉。甚可怪也。吾以爲宜推古人遊藝之意。於禮樂射御書數之事。變而通之。以適於今日之用。爲家長者。於日晚暇刻。集家人於定處。仿柳公綽之法。以琴歌書畫。或他種正當之遊戲爲樂於斯時也。得隨時講論居家爲人求學之法。且以漸導以服勞操作之事。又或考其學問。聞見。察其交遊行事。指抉其不正當之知見思想嗜好趨向。而導之使歸於正。以上數端。苟家長能行之。庶幾使家人子弟日進於善而漸遠於惡乎。近人之教家有法而可師者。曾文正公爲可稱焉。文正值軍務倥傯。簿書旁午之際。其訓課子弟。日有定時。乃至婦女紡績手工。定有常課。驗其成績。而每日進饌。必令婦女手作。蓋皆寓定時教課之意焉。又推其先德教家之意。以考寶早掃書蔬魚豬八字。定爲教家法則。蓋其教家之宗旨及方法。咸具於此八字焉。又衍其意。立治家八本。而其家書中。訓諸弟子姪居家爲人之道。在在可見。大抵提綱挈領。示人以簡而易守之途。逕可謂循循然善誘人矣。大抵一家之中。賴有家長爲家人思想行事之指導。家運之將興。則家長必能盡其職責。以教導家人。使之悅服。及其衰也。必其家長缺乏是種之設施與思想者也。或欲教而無其道。故效不可得見也。或空言教責。而不以身先之。故雖教而不從也。人莫不望其家之興。與其子弟之向善。而結果或適得其反。可不深思其故哉。

述

翠

# 中國文化史

(續第五十一期)

柳詒徵

## 第一編

### 第二十七章 周末之變遷

春秋之後。是爲戰國。太史公作六國表。始於元王元年。迄秦二世。凡二百七十年。實則春秋左傳終於元王八年。當自貞王元年始入戰國。貞王介史記作定王。誤。茲從黃式三周季編略。而秦始皇二十七年以後。卽秦統一之時。亦未可附於戰國。要戰國之始末。自周貞王迄秦滅齊。凡二百四十八年。其曰戰國者。亦以國策記其時事。劉向定其名爲戰國策。故緣書而名其時也。此期史事。頗多闕軼。顧亭林嘗論之。

日知錄。春秋終於敬王二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爲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爲從長。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考古者爲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晏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

以煮推者也。

按太史公作六國表。祇本秦記。未見周室史記。

史記六國表序。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

其文之闕軼。當以此爲最大關繫。又當孟子時。諸侯已去周籍。

孟子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則秦雖不燒。諸侯史記。而周家典章制度之變遷。亦未必可考。晉之亡也。其太史抱圖法歸周。

呂氏春秋先識篇。晉太史屠黍。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

周之衰也。太史儋西見秦伯。

史記周本紀。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

史官轉徙。圖籍隨之。湮淪則諸侯雖不去之。亦未必完全無缺也。僅就秦史所記。及其他殘缺不完之書。推論當時狀況。已難得其實際。而論者又多從退化方面著眼。如劉向戰國策序有曰。

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

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泯然道德絕矣。

益使人覺此期之史事無足道。然就其變遷之大。概言之。有退化者。有進化者。亦不可執一而概其餘也。古代疆域之廣袤。頗難質言。以春秋戰國兩期較之。則戰國時拓地之廣。過於春秋遠甚。江西湖南之地。大半爲楚越所關。

史記越世家。廬長沙楚之粟也。竟陵澤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正義楚之四邑。廬長沙。竟陵。澤也。廬長沙。出粟之地。竟陵。澤。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長沙。潭衡之境。越若窺兵。西通無假之關。則四邑不得北上貢於楚之郢都矣。戰國時。永郴衡潭岳鄂江洪饒。並是東南境。屬楚也。袁吉慶。撫歙宣。並越西境。屬越也。

越則南及閩中。

史記越世家。楚威王伐越。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楚則西及巴蜀滇黔

史記西南夷列傳。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躡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三千里。以兵威定屬楚。秦伐楚蜀。其地益廣。

史記秦本紀。惠文君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犁。臣蜀也。正義。二攻蜀。臣伏於蜀。

蜀相殺蜀侯。併丹犂二國降秦。在蜀西南。姚州府管內。本西南夷。戰國時蜀漢國。唐初置犂州丹州也。昭襄王二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

### 西攻義渠。遂置隴西北地諸郡。

漢書匈奴傳。魏有西河上郡。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三十五城。惠王伐魏。盡入西河及上郡於秦。秦昭王時。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

### 燕趙二國。開拓北邊。所置之郡。亦不下於秦。

漢書匈奴傳。趙武靈王變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

三垂之關。皆由國大力強所致。非封建諸侯。盡併而爲此四五國者。未能揮斥裔夷。若此之廣也。春秋以來。井田之制漸墮。

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產爲政。使田有封洫。鄭人誦之曰。取我田疇爲伍之。據此知子產未爲政時。鄭之田畝。殆已久無封洫。子產欲復舊制。而鄭人怨之。他國度亦如是。

### 戰國之初。猶有存者。故李悝作盡地力之教。猶以提封萬頃爲言。

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晦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晦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

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按。理之計地。既以提封爲言。又以一夫百畝。十一之稅計。皆周法尙存之證。惟以生計。難。故舊法不得不變耳。

然自文侯至孟子時。不過數十年。

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武侯十六年。惠王三十六年。

而各國已皆呈經界不正之象。則其變遷之速。可想矣。

孟子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商鞅與孟子同時。獨尸開阡陌之名。

史記商君列傳爲田開阡陌封疆。

通典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

朱子開阡陌辨。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縱橫。以通人物之往來。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



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卽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傾墮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而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與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爲兩稅者同。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遺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闢者。乃破壞剝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民生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見。

度他國亦必仿行。而史文不具耳。

明董說七國考引水利拾遺云。李悝以溝洫爲墟。自謂過於周公。未知其說所本。若依此說。則魏之廢溝洫。必廢阡陌。其時尚早於商鞅矣。

田制既變。人民之生計。遂至貧富相懸甚遠。

漢書食貨志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

又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佰。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驅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職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衣。而食犬彘之食。

國有之地。變爲民有其害。在生計不均。其利則在以競爭而促進人之智力。經濟之發展。當以此期爲最。

大之關鍵矣。

春秋之時。惟管子有黃金一斤直食若干之語。他書未有言金粟交易之價值者。蓋人皆有田。不須購粟。故亦無市價可言。至計然爲越王句踐謀國。始以穀價高下相較。

史記貨殖傳計然曰。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  
當時粟一石不過數十錢。李悝論粟價。亦曰粟三十可互證。

粟石僅值二三十錢。較之今日。似爲極廉。然以家有餘粟之人。至於日日購米而食。亦可謂之鉅變矣。史稱秦并天下。始用二等之幣。

漢書食貨志秦并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鎰爲名。銅錢質如月錢。文曰半兩。

實則戰國之時。已專用黃金。或以鎰計。

孟子於齊王餽兼金一百。宋餽七十鎰。薛餽五十鎰。

戰國策蘇秦爲趙相。白璧萬雙。黃金萬鎰。

或以斤計。

戰國策姚賈出使四國。資車百乘。金千斤。孟嘗君子馮諼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於梁。梁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或不言斤鎰。而但稱金若干。

戰國策溫囿之利。歲八十金。唐雖載音樂。予之五十金。此疑以斤計

史記貨殖傳。朱公善治生。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虞夏商周雖有金幣。未聞用金如是之多。戰國之時。號爲亂世。而各國用金。動輒千百斤。鎰者。又經濟之大變也。吾意春秋百數十國。至戰國時。僅餘數十國。各國之府藏儲蓄。悉數流衍。此金多之一因也。農夫變而爲商賈。治生之術。日精。貨幣與實物交易之量。驟增。二因也。僻遠之地。以次開闢。鑛產必多。發見三因也。

史稱周顯王六年。天雨金於秦之櫟陽。四月至八月。秦自以爲得金瑞。作畦時於櫟陽。祀白帝。世無雨金之事。此必鑛產之溢出於外者。爲風雨鼓盪而飛於空。故以爲雨金耳。又稱蜀王與秦伯遇。秦以金一笥遺之。又作石牛五。朝寫金其後。曰牛便金。蜀使人請石牛。秦許之。乃遣五丁開道迎石牛。所謂金牛道也。此事雖近於小說。然亦可見其時秦國金多矣。

世道離衰。物力進步。雖謂戰國爲黃金時代。非溢詞也。

春秋之時。列國交兵。其數之多。不過數萬。至多亦不過十萬耳。前見至戰國而競以衆勝。靡國不然。蘇張之徒。盛稱其數。

史記蘇秦傳。說燕文侯曰。燕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說趙肅侯曰。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

騎萬匹。粟支數年。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說齊宣王曰：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遼，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說楚威王曰：楚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

支十年。戰國策文同

史記張儀傳儀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按此數可與蘇秦所說之數相參。一言其多，一言其少，度必不下三十五萬。又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說韓王曰：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

其言雖夸，然實數必去所言不遠。觀史表載秦斬首之數，尤可互證。

史記六國表：秦惠文王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斬首八萬。武王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昭王七年，擊楚，斬首五萬。十四年，白起擊伊闕，斬首二十四萬。二十七年，擊趙，斬首二萬。三十三年，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三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斬首十三萬。沈其卒二萬人於河。四十七年，白起破趙長平，殺卒四十五萬。

斬殺之多如是，所將之兵之多可知。卽曰秦尙首功，或多虛報，然以十爲一計之，其多者亦有數萬。如白起擊伊闕，斬首二十四萬，以二萬四千計之，亦春秋時二軍之數矣。秦併六國，用兵尤多，攻楚一役，至六十萬。

史記王翦傳。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

若合兩方計之。則秦楚之戰。其兵不下百餘萬矣。吾人讀史。不可徒譏其殘暴。當知其平時養兵之費。教兵之法。馭兵之方。以及戰時指揮調度之才。若何而後可以勝之。非惟大將著名者如起翦頗牧之類。非春秋時卿士將兵者所可及。卽其偏裨將校。度亦必有過人之能。而後可與於戰事。觀韓信論漢高將兵之才。不過十萬。則戰國時人才之多。爲何如乎。

春秋之時。多世卿執政。其由布衣崛起。驟至卿相者。不數數見也。至戰國而風氣一變。寰人下士。抵掌游說。往往取貴族世臣之權。而代之。而階級之制。遂以漸泯。蓋當戰國之初。篡位奪國者。皆強宗世族。其人雖甘冒不韙。恒懼他人之師。其故智。

孟子齊宣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此卽可以見當時國君之心理。

故思以好賢禮士之名。羅致疏賤之士。畀以國政。而陰削宗族大臣之權。以爲其子孫地。此一因也。

戰國之初。魏文侯最好士。其事田子方。段干木。用李克。吳起。西門豹。樂羊子。皆以抑其宗族也。史稱公子季成。謂魏侯曰。君與子方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魏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

議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子方仁人也，非成之所得議也。公子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季成爲文侯弟，且爲魏相，而文侯抑之如此，可以窺其隱矣。疏賤之士，旣握政柄，必與貴戚世臣不相容，恃其言聽計從，則力排異己，以爲快。雖有因之失敗，如吳起、商君之類者。

史記吳起傳：魏侯時，公叔爲相，尙魏公主，而害吳起。吳起懼得罪，遂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起，明沙密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彊兵，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旣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又商鞅傳：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

又范雎傳：范雎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拜雎爲相君。雎後用蔡澤之言，以商君等爲鑑，故未爲貴族所害。

而游士相踵，爭取高位，貴族不能一一傾之，而列國之風氣，以之大變。此二因也。國家積弱，宗族大臣不能自振，則人主急於求士，士亦爭往歸之，此三因也。

史記秦本紀孝公時。河山以東強國六。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曰。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又樂毅傳。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僻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

數千年之貴族政治。以此三因。遂漸轉而入於平民之手。豈非至奇之事乎。

戰國之初。惟人君好士。如魏文侯齊宣王之類。皆其著者也。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千人。

其後則大臣貴族。亦以養士爲高。士無賢不肖。麇聚而求食。遂成一時之風氣。

史記孟嘗君列傳。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又平原君傳。平原君喜賓客。蓋至者數千人。

又魏公子傳。信陵君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

又春申君傳。春申君爲楚相。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

又呂不韋傳呂不韋家僮萬人。以信陵春申平原孟嘗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不韋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蘇軾論此事。至謂六國之所以久存。秦之所以速亡。蓋出於此。見東坡志林雖未必盡然。然亦不可謂非一因也。戰國之君。權勢之隆。過於周之天子。卽其公卿大臣。亦不下於周之諸侯。徒以養士之風。陰弭貴賤之階級。而王公貴人之權威。轉有不敵匹夫之名譽者。

說苑尊賢篇。魏擊遇田無擇于途。下車趨謁。無擇坐乘如故。擊意不說。因問曰。不識富貴者驕人乎。抑貧賤者驕人乎。無擇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士貧賤。行不合。言不用。則躡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富貴者奈何能同之哉。擊乃再拜而後退。

戰國策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

觀戰國時人之議論。可想見其時士氣之盛。故戰國雖爲極殘暴極混亂之時。然亦可謂極平等極自由之時。有挾策以干時者。有隱居而遁跡者。王公貴人不屈己以求士。士不之附。卽屈己以求之。亦有終不可得而屈者。而貴賤之位。乃相反。此亦他國史策所罕見者也。

戰國之時。不獨重士。且甚重民。蓋當時有國者。雖日事戰爭。殘民以逞。而國家常備之兵。非有百萬或數十萬。必不足以一戰。兵出於民。民多則兵多。故恒以地狹民寡爲慮。而於來民及養民之術。不憚勤求。而



民。遂。爲。有。國。者。之。所。重。矣。

商子算地篇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期地勝其民者。事來。徠民篇秦之所與隣者。王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韓土狹而民衆。中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今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然則山東之民無不西趨矣。

秦既重民。三晉亦知重之。觀趙威后之言。尤爲深識立國之本。

戰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悅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耶。

正不獨孟子有民貴君輕。呂覽有順民心而立功名之說也。

孟子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呂氏春秋順民篇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古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有也。

國家知對外之本於民力。又由民力之盛衰。推及於政法之良否。則政法因以革新。而吏治亦必整肅。此皆相緣而爲因果者也。春秋之時。惟管仲知改革政法。其餘列國之卿大夫。大都因循舊制。圖補敝救偏之計。或因私利而更舊制。如魯之用田賦作邱甲之類。止可以爲民病。不能有利於國與民也。戰國時。國家之形式。既與春秋時迥殊。故其立國之精神。亦不得不變。而凡有識之士。多致意於改革。新舊爭執。相

因以生如商鞅申不害趙武靈王楚懷王皆力圖改革而秦趙二國新舊之關最烈。

周季編略韓申不害既相以韓地墾民險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皆亂不知所用於是更定其法韓侯問曰行法何其難乎不害對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而徇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韓侯曰吾自今知行法矣。

史記商君傳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合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擊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又趙世家趙武靈王曰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愚者闇於成事智者睹未形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公子成曰臣聞中

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川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違人之心。而拂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之圖之也。王往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卿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之。所以制俗也。公子成聽命。於是始出胡服命。趙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遂胡服招騎射。

又屈原傳。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按原為憲令。當亦因舊法未便。欲改定楚國法制。惜未成耳。

此等爭執。至韓非時猶然。

韓非子五蠹篇。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禹湯武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驛馬。此不知之患也。

大抵墨守故制者。不知社會變遷進化之理。其說常絀識時。知變者。又專務苟且偷薄。雖適於時。而其為。

法亦不能以無弊。戰國之時代。蓋新黨競勝。舊黨之時代也。後世新舊爭執之議論。多不能出其範圍。故備列之以資學者考鏡焉。

胡服騎射。爲社會狀況變革之最大者。近海寧王氏研究胡服之源流。援據甚博。茲附錄之以見古之所謂胡服者。今且視爲漢人之古制矣。

王國維古胡服考。胡服之入中國。始於趙武靈王。

史記六國表。趙武靈王十九年。初胡服。其制。冠則惠文。大冠。彪續漢書輿服志。武冠一曰武弁。

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趙惠文冠。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其帶具帶。趙策。趙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之略。胡服。以金貂飾首。前紳。貂尾。爲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其帶具帶。無師比。以傳王子也。具帶者。黃金具帶之略。

古大帶革帶皆無。其履鞞。廣韻。八戈引釋名。鞞。本其服上褶下袴。史記趙世家正義。胡服謂今時服也。廢除裘裳也。案飾。有飾者。胡帶也。趙武靈王所服。其服上褶下袴。胡服之衣。趙策及趙世家皆無文。自來亦無質言之者。惟張守節正義。以唐之時服當之。唐之時服。有常服袴褶二種。今定以

爲上褶下袴。卽以後世所謂袴褶服者當之。由胡服之冠帶履。知之也。戰國之季。他國已有效其服者。楚辭大招。小

卑只。漢書藝文志。鶡冠子。至漢而爲近臣及武士之服。或服其冠。或服其服。或并服焉。漢末軍旅數起。服之者多。於是始有袴

褶之名。魏晉以後。至於江左。士庶服之。百官服之。天子亦服之。然但以爲戎服及行旅之服而已。北朝造自戎夷。此服尤盛。至施之

於婦女。後魏之初。以爲常服。及朝服。後雖復古衣冠。而此服不廢。隋則取其冠以爲天子之戎服。取其服爲天子田獵游之服。皇

太子侍從田狩之服。上下公服。武官侍從之服。取其帶與履。以爲常服。唐亦如之。武弁之服。用其冠。平巾幘之服。用其服。常服用其

帶與履。唐季褶服漸廢。專用常服。宋初議復之而未行。然儀衛中尙用之。又自六朝至唐。武官小吏流外。多服袴褶。此胡服行於中

國之大略也。

騎射之法實不始於趙武靈王。顧氏日知錄嘗言之。

日知錄春秋之世。戎翟之雜居於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間。兵車之所不至。齊桓晉文僅攘而卻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車故也。中行穆子之敗狄於大鹵。得之毀車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鐘。以開其道。其不利於車可知矣。勢不得不變而爲騎。騎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騎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諫胡服。而不諫騎射。意騎射之法必有先武靈而用之者矣。○惠棟曰。案韓非子秦穆公送重耳。騎二千。則單騎不始於六國。

案蘇秦以周顯王三十五年說燕。三十六年說趙。趙肅侯之十七年也。距武靈王胡服。凡二十六年。而其言已歷稱某國騎幾千匹。某國騎幾萬匹。是騎射之法。在武靈王未胡服之先。已盛行矣。惟其由車戰驟變而盛行騎兵之制。則未能質言其事也。

顧氏亦云。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而未考蘇秦先於趙武靈王。吳起仕魏。臥不設席。行不騎乘。事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見通鑑卷一。亦先於蘇秦。

### 第二十八章 諸子之學

子者。男子之通稱。非書名也。

白虎通。子者。丈夫之通稱也。

以人之稱稱其書。殆始於申不害。

史記申不害傳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形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按史記載諸子之書或稱其篇或稱其書或稱其著書如管晏傳論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

九府

此稱其書之篇名

及晏子春秋

此稱其書名

詳哉其言之也老子傳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

五千餘言而去莊子傳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此皆稱其著書

之類未嘗言其書號曰某子惟申

子傳稱其號曰申子似申子著書之時即號曰申子

至漢劉向校諸子劉歆作諸子略於是百家之學專以子名

漢書藝文志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

此即以勝子爲諸書之稱實則當日諸子之書

向子歆卒父業有諸子略

至隋經籍志遂有子部之目

隋書經籍志漢書有諸子兵書數術方伎之略今合而敘之爲十四種謂之子部

其名雖不當今亦無以易之也

七略所列諸子始於神農黃帝其書既多出於僞託亦不稱子稱子之書最古者以鬻子爲首次則管子晏子老子諸書

漢書藝文志鬻子二十二篇名無爲周師自文王以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

按小說家尙有務成子十一篇似先於鬻子然志已稱其非古語故以鬻子爲稱子之書之首

當皆後人追題。非當時卽稱爲某子也。自春秋以降。其書益多。且多稱某子。至秦漢而漸衰。則謂諸子之書。以戰國爲最盛。可也。其詳見後

諸子之學。各有家法。主奴是非。言人人殊。以今所傳諸書考之。自戰國及西漢學者評論諸子之說甚夥。如

孟子。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則專論楊子墨子者也。

莊子。天下篇。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才士也夫。宋鉞尹文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辯。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莊周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玃。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駁詭。可觀。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心。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也。

則遍論墨翟、禽滑釐、宋鉞、尹文、慎到、田駢、彭蒙、關尹、老聃、惠施、桓團、公孫龍諸子。而兼述周之所獨得者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是它囂魏牟也。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是陳仲史鮪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僂差等。會不以容辨異。縣君臣。是黑翟宋鉞也。尙法而無法。不循

從王念各說改

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反紂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是慎到田駢也。不

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遠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子思唱之。孟軻和之。解蔽篇。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則雜論它囂、魏牟、陳仲、史鮪、墨翟、宋鉞、慎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軻、申不害、莊周諸家者也。

史鮪春秋時人。荀子

斥其言之成理。欺惑愚衆。當是戰國時有爲史鮪之學之說者耳。

韓非子顯學篇。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引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



則論孔墨二家兼及其徒之傳其學者也。

呂氏春秋不二篇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田陳駢即田駢陽生貴己。陽生即孫臏孫臏貴勢。王廖貴先。

兒良貴後。文志兵家  
有兒良一篇

則論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列子、田駢、楊朱、孫臏、王廖、兒良諸子。而各以一字揭其主義者也。

淮南子要略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復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

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齊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

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故晏子之諫生焉。六國諸侯力征爭權。故縱橫修短。

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

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故商鞅之法生焉。

則論孔子、墨子、管子、晏子、申子、商子及縱橫長短之學之發源也。綜而觀之。諸家所論。自孔老管晏史鮪。

關尹鄧析之外。皆戰國時之學者。按其學派。則子思孟軻儒家也。列子楊朱莊周道家也。墨翟禽滑釐墨。

家也。慎到申不害商鞅法家也。尹文惠施公孫龍名家也。孫臏兒良兵家也。其學派不明。而可以其並舉。

之人推測者。如莊子以宋鈃尹文並舉。荀子以墨翟宋鈃並舉。則宋鈃之學。兼有墨家名家之性質矣。莊。

子以田駢彭蒙與慎到並舉。荀子亦以田駢與慎到並舉。則田駢彭蒙爲法家矣。史記稱慎到田駢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則亦出道家。

它豈魏牟不知爲何家。楊倞謂魏牟卽藝文志道家之公子牟。則它豈疑亦近於道家。桓團與惠施公孫龍並稱。亦名家也。王廖與兒良並稱。亦兵家也。惟陳仲子見於荀子。亦見於孟子。而其學派無可歸附耳。諸子所論之外。則有史記諸子之傳。老莊申韓商君等既各有傳。而孟子荀卿列傳中復雜舉騶衍淳于髡環淵接子騶奭劇子李悝尸子長盧吁子等人。而謂世多有其書。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趙有公孫龍爲堅白

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索隱別錄自如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

傳云。

是又孟荀莊呂劉安所未論列。而其學皆能成家者也。然諸子所指斥及稱道者。既各挾己見。未足盡當時之學派。史公作傳。又以世有其書。略而不詳。欲知戰國諸子之學之大綱。及其源流派別。捨劉歆諸子略及班固所述爲藝文志者。蔑有更備焉。予嘗就藝文志所引諸書。國別而家析之。以期推見當時風氣之梗概。爲表如左。

周	家別	
	國別	家別
專越一篇	【儒	家】
	【道	家】
	【陰	陽
	【法	家】
	【名	家】
	【墨	家】
	【縱橫家】	【雜
	【雜	家】
	【小說家】	
	蘇子三十 一篇	

燕	楚	秦	齊	趙	魏	韓	宋	鄭	衛	魯
	世子二十一篇 <small>(世子陳人其時陳已亡故屬於楚)</small>	羊子四篇	平子十八篇 公孫固一篇 魯仲連子十四篇	孫卿子三十三篇 虞氏春秋十五篇	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		徐子四十二篇			曾子十八篇 子思子二十三篇 漆雕子十二篇 孟子十一篇 宓子十六篇
	媚子十三篇 長廬子九篇 鷓冠子一篇		黔婁子四篇 田子二十五篇 捷子二篇		公子牟四篇 閔丘子十三篇		莊子五十二篇	列子八篇 鄭長者一篇		
	南公三十一篇		鄒子四十九篇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鄒奭子十二篇 周伯十一篇		黃帝泰素二十篇 杜文公五篇			馮促十三篇		
				處子九篇 慎子四十二篇	李子三十二篇	韓子五十五篇		申子六篇	尹君二十九篇	
		成公生五篇 黃公四篇	尹文子一篇 田休子二篇	公孫龍子十四篇 毛公九篇			惠子一篇			
		零陵令信一篇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			張子十篇 尉繚子二十九篇					墨子七十篇 闕子一篇 尸子二十篇
龐煖二篇										

右皆確有國籍可考。其僅知爲六國時人之書。不能定爲何國何人者如

【儒家】 景子三篇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 王孫子一篇 李氏春秋二篇

【道家】 黃帝君臣十篇 雜黃帝五十八篇 力牧二十二篇 孫子十六篇 王狄子一篇 宮孫子二篇

【陰陽家】 公禱生終始十四篇 公孫發二十二篇沈欽韓疑爲魯人 乘丘子五篇 容成子十四篇 將鉅子五篇

【墨家】 我子一篇 隨巢子一篇 胡非子三篇梁德輝說爲陳人 梁玉繩說爲齊人

【農家】 神農二十篇 野老十七篇

綜計諸家之書。凡七十九家。千二百四十三篇。而屈原宋玉之詞賦。孫臏吳起之兵法。尙不與焉。它羅桓國陳仲

子等。不知有無著述者尙不在內。何戰國時人之著作。若是之盛歟。以作者言。則儒家爲多。以篇章言。則陰陽家爲多。以國

籍言。則齊人爲多。而衛有商君。韓有韓非子。作者雖少。已足爲其國光。幸權諸邦。惟燕最遜。龐煖之書。合

之兵家所載。僅得五篇。今亦不傳。

藝文志兵權謀十二家中。有龐煖三篇。

燕爲晚進之國。其文化劣於中土。卽此可見矣。

莊子謂諸子之學。出於古之道術。藝文志稱諸家皆出於官守。前皆見其言至當。而不可易。其個人師授之

源流。亦略可考。見墨子師史角之後。

呂氏春秋當染篇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高誘注。其後史角之後也。

又有得於儒家。見前引。南子要略。禽滑釐受業於子夏。

史記儒林傳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

按史稱子夏之倫。未必即為子夏。孫詒讓墨子間詁。謂其與田子方。段干木。吳起受業於子夏。故仍之。若以吳起為例。則當為曾子弟子。非子夏弟子也。

後又學於墨子

呂氏春秋當染篇禽滑釐學於墨子。

而為墨家大師。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史記孟子傳。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

其門人有孟仲子。兼學於李克。授詩於根牟子。遞傳至荀卿。見前孔子子弟篇。史但稱荀卿游學於齊。

史記荀卿傳。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據胡元儀。鄒別傳。即五十當作十五。

而不言其所師何人。實則荀卿之學。遠承子夏。近承孟子。其非十二子篇之詆孟子子夏。及論性惡與孟子相反。猶之墨翟禽滑釐同出於儒家。而其後自立學派。反極詆孔子也。

荀卿之師。自根牟子之外。又有虞卿。穀梁俶。肝臂子弓諸人。劉向別錄左傳正義引正。左丘明授曾申。曾申

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鐸椒。椒作鈔撮八卷授虞卿。卿作鈔撮九卷授孫卿。卿授張蒼。是荀卿受左傳於虞卿也。楊士勳穀梁疏。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魯人。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授孫卿。卿傳魯人申公。是荀卿受穀梁傳於穀梁子也。荀卿書累稱仲尼子弓。自唐韓愈以爲子弓卽仲尼弟子。列傳之駢臂子弓。

蘇秦張儀俱事鬼谷先生。

史記蘇秦傳蘇秦者東周維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史記張儀傳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

鬼谷先生不知爲何人。據應劭說爲六國時縱橫家。

裴駟史記集解駟按風俗通義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

世多以從橫之術爲儀秦所倡。觀史記吳起傳及秦之言。則秦之先已有馳說縱橫者。

史記吳起傳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吳起死於楚悼王二十一年。卽周安王二十一年。在蘇秦說六國合縱之先。約四十八年。

史記蘇秦傳說趙肅侯曰。夫衡人者皆欲合諸侯之地以予秦。又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此可見有衡人日夜游說。

鬼谷先生之爲縱橫家。當非懸測之言也。商君師尸佼。

漢書藝文志尸子二十篇。注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佼逃入蜀。○王應麟曰。史記楚有尸子。注引劉向別錄。疑謂其在蜀。今按尸子

書。晉人也。名倭。秦相衛鞅客也。鞅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倭規也。商君被刑。倭恐並誅。乃逃入蜀。造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  
○王先謙曰。注魯乃晉之譌。按史記作楚。楚有尸子。藝文志稱爲魯人。而史稱爲楚人。若以魯爲晉之譌。則晉楚相去遠矣。後又入於楚。故志稱爲魯人。而史稱爲楚人。其言可通。春秋以降。魯地漸入於楚。後

### 韓非師荀卿。

史記韓非傳。非與李斯俱事荀卿。自以爲不如非。

### 而二人者皆不說學。

商子農戰。篇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爲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去強。

篇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

韓非子五蠹篇。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

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

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此邦之蠹也。顯學。篇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

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

### 故亦無弟子傳其學。楊朱師老聃。

列子黃帝篇。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

進。指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聞。是以不敢。今夫子

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

### 列子師壺丘子。

列子黃帝篇：有神巫自齊來，處于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天壽，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仲尼篇：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

### 老商氏。

列子黃帝篇：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仲尼篇：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

### 其弟子甚多。

列子仲尼篇：子列子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天瑞篇：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頰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然列子多寓言，亦未必可盡信。



列子黃帝篇楊朱南之沛遇老子注楊朱不與老子同時此皆寓言也。

要而論之戰國時傳授學術者猶以齊魯爲多。子思孟子尸佼之類皆魯人也。蘇秦張儀荀卿俱至齊遊學。而荀卿在齊最爲老師。

史記荀卿傳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

列子稱齊魯多機。明其時齊魯人材獨多矣。

列子仲尼篇伯豐子之從者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

諸子之學之影響及於當時者。其初以墨學爲最盛。南被楚越。

墨子魯問篇楚惠王將攻宋。墨子自魯至郢止之。子墨子游公尙過于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說。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至于越而救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

西及秦國。

呂氏春秋去宥篇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

故其時有東方之墨者。西方之墨者。南方之墨者。

莊子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鄢陵子之屬。

世稱爲顯學。且曰其言盈天下。而其後遂日微。今之論者。謂由於儒家法家反對其說。及墨家詭辯太微妙之故。吾以爲別有三因焉。一則刻苦太過。不近人情。

莊子天下篇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也。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胼無腴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

### 一則互相猜忌爭爲巨子。

莊子天下篇南方之墨者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簡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

呂氏春秋去宥篇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

### 一則驚外徇名易爲世奪。

呂氏春秋上聽篇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除弱諫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此等見解。極卑陋可笑。皆外徇名之見也。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

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遺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

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八十三人。二人以致命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遂反死之。

此皆其驟盛於一時而卒不能不同化於他派之故。不可專病異己者之排擊也。墨學衰而法家縱橫家大盛。商君之威嚴。殆有過於今之督軍。

史記商君傳。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脇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

蘇秦之智術。亦幾爲當時天下之泰斗。

史記蘇秦傳。蘇秦死。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

三晉之士。人人攘臂言縱橫矣。

史記張儀傳。贊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橫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

同時與法家縱橫家頡頏者。則有陰陽家。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騶衍賭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禮祥制度。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睹。稱

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五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

迄漢代。其學猶盛。而儒道二家。初未嘗得權憑勢。而有所爲。與世柄鑿。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史記孟子列傳。道既通。游事齊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邪。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又莊子傳。周嘗爲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則要本歸於老子之言。其言泔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講學著書。皆無與於當時之風氣。而其及於後世之影響。乃轉過於諸家。是知公理自在人心。不可徒以一時之盛衰計也。

諸子之學大都相因而生。有因前人。一學而研之益深者。有因他人之說而攻之甚力者。如楊朱列禦寇之學。皆出於老聃。而其言天人性命之故。則進於老子。墨翟學說。既與楊列相反。

墨子攻擊儒家最甚。攻楊子者頗少。惟兼愛下篇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若爲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於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云云。正是指斥楊家之言。

又專攻孔子。而以先聖之學。別立一宗。孟子承孔子之學。言性言政。皆進於孔子。而力闢楊墨二家之說。然其痛恨當世窮兵黷武之風。則與墨子同。宋鉞尹文救民之鬪。禁攻寢兵。似與墨同矣。而其以心爲主與墨異。

莊子天下篇。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聯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是宋鉞尹文之主張。專以人心之不樂戰鬪爲主。不似墨之歸本於天志也。

### 以利爲言與孟異。

孟子宋桎將之楚。孟子過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聞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說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莊子之學。又進於楊朱列禦寇。亦稱述孔墨。而以齊物論爲歸。然與慎到等之齊萬物者又不同。

慎到等齊萬物以爲首。笑天下之尙賢。非天下之大聖。莊子斥爲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蓋莊子之齊物。自有所謂內聖外王之道在。慎到等惟持萬物平等之觀。而於原始之道未有所見也。荀子宗孔而非墨。而其言性惡與孟子相反。其治名學。又進於孔孟而於墨同原焉。故諸子之學。固皆角立不相下。然綜合而觀之。適可爲學術演進之證。其所因於他人者。有正有反。正者固已究極其歸宿。反者乃益搜集其賸餘。而其爲進步。乃正相等也。

諸子之書。家別人異。欲究其全。當別爲專書。近人喜言諸子之學。尤喜掇拾其破碎不完者。以傳會西人之說。

清季學者震於西人製造之學。則盛稱墨子之格術。如劉嶽雲墨子格術解曰。日光具紅黃綠紫橙黃靛藍七色。試以三稜透光鏡卽見。若物盡受全日之光。則爲白色。若減其入質之光綫。則爲黑色。照相之巧。全在用其白黑二色。以爲陰陽向背之別。而數千年前之墨子已發其理。

指墨經遠近臨正  
墨竊能黑白言

近人習於西人邏輯之學。則又標舉墨子及惠施公孫龍等之名學。如梁啓超墨學微曰。墨子所謂名。卽論理學所謂名辭。墨子所謂辭。卽論理學所謂命題。墨子所謂說。卽論理學所謂前提等。而於牖民覺世之大義。或反棄置不講。如孟子之辯義利。

孟子時功利主義極盛。如商君曰：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以社會進化歷史變遷之理觀之，固亦可成一說。然專以強利爲目的，其流極必至於不顧人道。羣德易言之，則曰苟可以強國，不顧公理；苟可以利民，不問人格。商子新命篇六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產戰，有十二者。上無使襄戰，必貧至削。十如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爲也。又曰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皆極端與功利論相反。當時雖不見從，而後世服習其說，凡士大夫之所主張，皆以重義輕利爲立國根本。

### 墨子及孟子之非攻戰

孟子墨子皆抱非兵主義。惟墨子尙欲以器械制善戰者，孟子則一律斥之。此其異也。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其言痛切極矣。後世人君雖多有以武功立國者，而凡儒者之言論，史家之紀載，文人之歌詠，恆斥其非而專以尙德恤民爲美。此亦可證之近事而知吾民德之高尙有自來矣。近年有倡爲尙武之精神，此亦持之有故。然洋史家盛稱亞力山大凱撒拿破崙諸人，而吾國人於秦始皇漢武帝符堅隋煬金亮之類，皆致不滿。蓋中國人思想大相逕庭之處也。究之立國尙武功，抑尙道德，讀史者可自下斷語。近世西人之誤，在以國家與個人不同日逞其弱肉強食之謀。而墨子則早見及之。其非攻篇曰：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

一死罪矣。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今至大爲攻國，不義則不之非，從而譽之，謂之義。又曰：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可爲知義與不知義之辨乎？蓋墨子以國家與個人無別，悉當以義爲斷，其理至明，而當時謂攻國爲義者，殆亦必有如近世國家學者之說。歧國家道德與人民道德爲二也。吾國兵禍之烈，極於戰國，而其時之學者，卽大倡反對之論，此亦可見吾民覺悟之早，與其愛好和平之性之獨優矣。

言兵禍者，不獨道家及儒墨二家然也。卽兵家之大師，亦以此義。前提如孫子曰：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又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皆深以窮兵黷武爲戒者也。

### 子思孟子之論性

子思作中庸，首揭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卽示人以性善也。性如不善，則率之不得爲道矣。孟子暢言性善之旨，其原實出於子思。然當舉世大亂之時，不因人類之殘賊凶惡而懷憎惡厭棄之意，且極力推明人皆可以爲堯舜，尤有功於教育。蓋人心之觀念，每因環境而變。見環境之多善人，則以人性爲善；見環境之多惡人，則以人性爲不善。惟究極性道之原者，能不爲環境所囿，不就人心之現狀及結果而論，而就第一念指示人羣，使人憬然有以自勉而絕去其自暴自棄之萌，其爲功於人類，何如哉？荀子言性惡，已爲當世惡人所囿，不能免於憤激而欲以禮義教化矯之。如曰人之



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蓋荀子之時。爭奪殘賊淫亂之人。殆又甚於孟子之時。荀子疾其所爲。因謂其性固如此。而不知是說已大悖於教育原理。使人之性本不具有辭讓合理之德。雖有師法。何能動之。郝蘭皋等解偽字作爲字。以爲荀子辯護。不知爲字亦是強勉矯飾。非出於自然也。

### 列子荀子之論學

列子書中教人爲學之法最多。如壺丘子示季咸以未始出吾宗。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又學於老商九年。然後心凝形釋。既自以其爲學。詔人。又如湯問篇所述師文學琴。薛譚學謳。紀昌學射。造父學御等。皆示人以專心壹志學道之功。非徒教人以虛無誕妄之說也。荀子言性雖異於孟子。以其注重於人爲故。力言積學之益。如曰：真積力久則入。勸學篇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需效篇能積微者速成。強國篇自勸學篇以下。反復譬喻。一本此旨。積則一好。一好則通類。故曰：并一而不。儒效篇所以成積也。儒效篇凡治氣養心之術。莫神一好。修身篇又曰：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勸學篇

又曰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類統而應之無所擬恚篇儒效爲學之法殆莫有外此者也

### 列子莊子之言宇宙原理

列莊之學皆推極於無始以前如天瑞篇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

疑獨

此當從楊仁山說一向不立何有對待

一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蓋原始之道不生不化非

一非多降而至於生化則人之所見陰陽四時有推遷變化之迹矣然從往復疑獨推之仍自不可終不可窮世人徒以物質求之終無是處也齊物論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有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其言原始既極之於未始有夫有無之時然初非示人以無有無無也故曰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又曰其有真君存焉論皆齊物師大宗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師大宗蓋確見天地之根本在有無胥泯之時而仍有情有信惟陷溺於世俗知識者不可見耳列莊皆從此用功得力故俯視一切而自信其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不知其道者則目之爲消極爲社會學術進步之阻力不知人人皆消極於世俗之

榮辱得喪而積極於精神之稠適上。遂莊子天下篇其於宗可謂稠適而上遂矣。稠即充實不可已之謂。適即與天地精神往來之謂。上遂即上與造物者游之謂。則人類之進步何可限量。惟役役於世俗之榮辱得喪自命進步實則毫無進步可言。乃真莊列之所悲耳。自魏晉以來崇拜莊列之說者似亦專宗其消極主義。然真能得其道者和光同塵泯然於言說迹象世亦無從知之。姑就淺近立論則列莊之說即無大功效亦足使人開拓心胸消除執滯佛學未入中國之先吾國有此等先覺洵異事也。

皆大有功於人類。棄周鼎而寶康瓠未足爲善言學也。

諸子之學既各有功於世而其文之精美又進於春秋之世而各成爲後世文章之宗。是亦戰國之特色也。綜觀諸子之文約分爲五。一曰紀事。二曰箋釋如墨子經說韓非解老子之類。三曰論辯。四曰寓言。五曰韻文。戰國以前之文雖已有此五體而發揮光大至是始盛。其尤盛者則後之三體也。孟墨論辯最工設喻已近寓言而杜撰事實莊列爲多。晏嬰與管仲同時。

列子楊朱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

莊子盜跖篇孔子與柳下季爲友。

以意爲之。羌無故實。甚至古代本無此人。隨意造一名字。如鴻蒙雲將副墨雜誦之類。尤前此之所無也。

後世賦家。假設主客。小說家幻託人事。皆原於此。此則莊列以前。文多紀實。莊列以後。文字直分紀實與寓言。爲兩宗矣。老子管子已有韻文。而未別名一體。荀子成相篇。既爲長短句之祖。賦雲賦蠶。又就詩之六藝。抽取其一而名篇。宋玉之徒。踵興於楚。賦乃代詩而興。是亦文章進化之關鍵也。漢書藝文志。孫卿子三十三篇。已著錄於儒家。而詩賦類。又列孫卿子十篇。明賦之始於孫卿也。觀其序意。與屈原並重。

漢書藝文志。大儒孫卿。與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諷。咸有惻隱古詩之義。

北荀南屈。相望於列強黷武之時。而文章光燄。騰焯千古。故知個人之力。不必爲當世權勢所屈矣。

## 第二十九章 秦之統一

春秋戰國之時。已漸由封建而變爲郡縣。周赧王二十七年十月。秦昭王稱西帝。十二月。齊湣王稱東帝。雖皆復稱王。天下已非周有矣。當是時。東西二周。地小力微。不足當一諸侯。

史記。趙成侯七年。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

按趙成侯八年。當周顯王八年。事在赧王之前。周本紀。赧王時。東西周分治。蓋補紀之也。東西周之別。有二。平王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洛陽也。顯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蓋河南在灑水之西。卽周初所謂王城。洛陽在灑水之東。卽周初所謂成周。赧王初居成周。後居王城。而東周則有東周君。故史稱爲東西二周。

至秦昭襄王五十一年而周赧王卒。莊襄王元年而東周君卒。二周之地盡入於秦。天下不復思周也。越二十年。秦先滅韓。以次滅魏。滅趙。滅楚。滅燕。滅齊。周之強侯盡矣。而中原有衛君角。江南有越君。西南夷有滇王。爲封建之制之僅存者。

日知錄古封建之國。其未盡滅於秦始皇者。衛世家言二世元年。衛君角爲庶人。是始皇時衛未嘗亡也。漢書地理志。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

廢爲庶人。凡四十年。最後絕。越世家言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秦始皇本紀言二十五年。王翦遂

定荆江南地。降越君。漢興。有東海王搖。閩越王無諸之屬。是越未嘗亡也。西南夷傳又言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然則謂秦滅五等而立郡縣。亦舉其大勢然耳。

秦楚之際。六國之裔復起。卒歸夷滅。漢又大封宗室。至景武之世。諸侯王始削弱焉。故封建之變。爲郡縣。自春秋至漢。凡更五百四十年。自秦武公初縣。至吳楚七國亂後。約五百四十年。始蛻化而臻固定。是可知論帝王之家譜。可據一氏一代而言。論政俗之變遷。萬不可囿於朝代。周秦漢之相嬗。特元首之氏號不同耳。其全國各種社會消長盛衰之迹。固無截然之界域也。

雖然。周與秦之界域。亦有截然可指之一時。秦王政二十六年。王綰馮劫李斯等上尊號議。謂爲自上古以來未嘗有。

史記秦始皇本紀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

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

蓋嬴政稱皇帝之年。實前此二千數百年之結局。亦爲後此二千數百年之起點。不可謂非歷史一大關鍵。惟秦雖有經營統一之功。而未能盡行其規畫一統之策。凡秦之政。皆待漢行之。秦人啟其端。漢人竟其緒。亦有秦啟之。而漢未竟之者。故吾論史。以秦與漢相屬而不分焉。

秦與六國並立時。其內政已完善。見稱於孫卿。

荀子彊國篇。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孫卿子曰。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偶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孝惠

文武昭有勝非幸也數也荀子儒者而推重秦之政四王俗如此知秦之興非偶然

至吞并六國。規模益大。長駕遠馭。非有適應時勢之法。不足以爲治也。尉繚、李斯之徒。諸嘗學帝王之術者。

史記李斯傳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爲秦立法。未嘗不善。二世之亡。罪在趙高非法之罪也。世徒以秦祚短。遂病其法。實則始皇時代之法制。實具偉大之精神。以一政府而轄制方數千里之中國。是固國家形式之進化。抑亦其時思想之進化也。

秦之政策最大者。即以諸侯之地。分爲三十六郡之法。

秦郡之數。異說甚多。據裴駙說。三十六郡者。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雁門、九原、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與內史爲三十六郡。此外又有閩中、南海、桂林、象郡。不在三十六郡之數。

蓋分地過小。則稽核太繁。過大。則控制不易。秦所置郡。雖多。因各國舊制。

史記始皇本紀。政代立爲秦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五年。攻魏。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命曰潁川。二十五年。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

然分據險要。形勢釐然。非深諳地理之學者。不能規畫。史屢稱秦圖書。

史記蕭相國世家。蕭何入咸陽。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

漢書地理志代郡。班氏縣注。秦地圖書。班氏。

是秦時丞相御史。規畫地域。必按地圖而定。非漫漫然爲因爲革也。西漢之初。當國者皆無學識。猥欲參用周秦之制。卒歸於偏用秦法。又以秦郡太大。稍復開置。而分郡太多。難於檢察。又併爲十三部。

漢書地理志。秦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

又至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郡。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

蓋增郡既多。不得不求以簡馭繁之法。以此較之。則知秦制之精。後漢雖有增損。大致同於前漢。是亦仍秦之法也。

統一國家。不獨規畫區域之不易也。設官分職。亦有至大之關係。秦之官制絕簡。而綱舉目張。漢亦因之。特名目時有變遷耳。考秦之制。內官之要職凡三。丞相和天子。助理萬機。太尉掌武事。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其屬丞。督外官。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外官之要職凡三。郡守掌治郡。尉掌佐守典職。甲卒監。掌監郡。蓋內外官制同一系統。丞相與守。掌民事。太尉與尉。掌軍事。軍民分治。厥誼至精。而御史與監。則糾察此治民治軍之官者也。

漢守治郡。亦兼治軍。其職權大於尉。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曰。百官表雖言守治郡。尉典武職。而實守兼掌之。韓延壽爲潁川太守。傳中述其都試講武甚備。翟義爲東郡太守。以九月都試。日勒車騎材官士起事。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後書耿弇傳。弇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注引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弇事雖當



王莽時。其實沿漢舊制。故注引漢官儀以明之。又後書百官志五。李賢注引漢官儀云。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家爲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鄣塞。烽火追虜。或言八月。或九月。或歲終。大約總在秋冬。淮南王安傳。安欲發兵反。先令人作旁近郡太守都尉印。可見守尉互掌兵權也。

後世官制。變化繁曠。而其原理。不能出於治民治軍。監察官吏二者之外。此亦可見秦之定制。非漫然而設矣。

分天下爲郡縣。則內外之隔閼殊甚。且地域遼闊。非如列國時方千里之地之易理也。於是。有歲計之法。考戰國時。各國外吏。已以期年上計。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西門豹爲鄴令。清慤潔烈。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

蓋沿周歲會之法。而推及於地方長官也。秦以十月爲正。每歲九月。卽定來歲之預算。

呂氏春秋九月紀。是月也。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而郡縣上計。亦斷以九月。其詳可以漢志參之。

續漢書百官志。凡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訟決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

殿最。歲盡遣吏上計。○注引盧植禮注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爲正故。據此。是漢代上計之法。悉循秦制也。

秦以各郡歲歲上計。故丞相御史府中所藏之書。備具天下阨塞戶口多少。漢初猶沿其法。計相之職最重。

漢書張蒼傳。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高祖令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

其後計相併於丞相。而人主猶時責爲相者考覈名實。

漢書萬石君傳。武帝責石慶曰。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不繩責長吏。朕失望焉。

漢書宣帝紀。黃龍元年詔曰。上計簿文具而已。務爲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

蓋非計簿得實。不足以統計天下之盈虛得失也。

秦漢政體。雖爲君主專制。而其地方行政。猶有周代人民自治之遺意。觀其縣鄉官吏之制可見。

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減高戶爲長。皆有丞尉。是爲長吏。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大率十里一亭。

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

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又高帝紀。三年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

復勿繇成。

顧亭林論鄉亭之職。謂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

日知錄漢書百官表云云。此其制不始於秦漢也。自諸侯兼并之始。而管仲爲敖子產之倫。所以治其國者。莫不皆然而周禮地官。自州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自縣正以下。有鄙師鄴長里宰鄰長。則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夫惟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柳宗元曰。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由此論之。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興亡之塗。罔不由此。

夫三老出於遷舉。而其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是固無異於今之縣市鄉自治職員矣。而漢之三老。對於天子王侯。可直接言事。

史記高祖本紀二年。漢王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

漢書高帝紀。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

又武五子傳。太子兵敗。亡不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荀悅漢紀云。令狐茂上書云云。書奏。天子感悟。

其嗇夫亭長。兼可自制科條。役使游惰。其善者。至於上掩郡縣長吏之名。

後漢書爰延傳。爲鄉嗇夫。仁化大行。但聞嗇夫。不知郡縣。仇覽傳。爲滿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既

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爰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

可知秦漢之時。人民言論甚自由。而地方之事。多由人民自主。民治且盛於官治也。嗚呼。秦以專制爲世詬病。而其時人民轉有自治之權。今雖號爲民國。而地方自治之說。乃若爲政府所駭聞。其古之民德特隆歟。抑今之執政者。學識出王綰、李斯下也。

秦時道路之政最重。開通道路。無有障塞。著於月令。

呂氏春秋三月紀。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隰。修利隄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

泆通川防。夷去險阻。見於刻石。

史記秦始皇本紀。墮壞城郭。泆通川防。夷去險阻。地邊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

而其尤有功於統一者。莫如開通四方之大道。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七年。治馳道。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今河套地抵雲陽。今陝西淳化縣北塹山。堙谷。直通之。

據賈山至言及蒙恬傳。則二十七年所治之道。爲東西之道。三十五年之道。爲南北之道。

賈山至言。秦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史記蒙恬傳。始皇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崩。太史公曰。吾適

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據此。是秦之直道。至漢世猶可通行。蒙恬時一必已成就。其曰未就者。殆雖通而未加修飾耳。

燕齊吳楚。皆爲二十丈之廣道。沿途植松樹。其規模之大。爲何如乎。方輿紀要謂秦馳道舊迹闊五丈餘。

蓋經千數百年。其道已堙耳。

顧祖禹方輿紀要。湖廣永州府零陵縣有馳道。闊五丈餘。類大河道。史記秦始皇命天下修馳道。以備游幸。此其舊迹也。據此可知。秦之馳道。

南抵零陵。

漢因秦制。亦有馳道。

史記滑稽列傳。褚先生記西門豹事。曰。到漢之立。而長史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此

是漢時鄴郡有馳道也。

道側植樹。著於官守。

續漢書百官志。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木土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

而秦時道路所不通者。復隨時興作。如張卬。唐蒙。司馬相如。鄭弘等。皆以開通道路。著於史策。

史記河渠書。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天子以爲然。拜張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

又平準書。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

後漢書鄭弘傳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沈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至今遂爲常路險遠之地以次交通其策無異於今之修鐵路開國道而勞費過之然一舉而闢數百里千餘里此可知古人任事之力矣。

### 第三十章 秦之文化

秦之文化自周宣王時始開。

詩車鄰小序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鄭氏詩譜周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

文公時始有史以紀事。

史記秦本紀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十二年卒。生文公。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地至岐。

足見秦民開化之遲。蓋雖居周岐豐之地。而其文教實別爲一系統。與周之故俗不相銜接。

如史記稱襄公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時。文公初爲鄜時。用三牢。十九年。得陳寶。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之類。皆非周之禮也。

其後之強。率以用客卿之故。見李斯書秦固無傑出之人也。商鞅韓非皆務愚民。

商子。琴。令。篇。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

韓。非。子。五。蠹。篇。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不。用。文。士。惟。呂。不。韋。稍。好。士。尙。文。藝。

史。記。呂。不。韋。傳。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然其書固類書之體。不足爲一家言也。

秦既一統。始尙文教。使天下文字皆同於秦文。

史。記。始。皇。本。紀。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琅。邪。刻。石。器。械。一。量。同。書。文。字。

而其時作者亦輩出。蒼頡。爰。歷。博。學。諸。篇。皆。秦。文。也。

說。文。序。七。國。田。疇。異。隴。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漢。書。藝。文。志。蒼。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

雖小篆之字不多。似不敷用。

段。玉。裁。說。文。注。李。之。七。章。趙。之。六。章。胡。毋。之。七。章。各。爲。一。篇。漢。志。最。目。合。爲。蒼。頡。一。篇。者。因。漢。時。閭。里。書。師。合。爲。三。篇。斷。六。十。字。以。爲。

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故也。六十字爲一章者。凡五十五。然則自秦至司馬相如以前。小篆祇有三千三百字耳。然當時書有八體。不僅用小篆一種。

說文序。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而隸書尤約易。便於書寫。

說文序。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與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左書即秦隸書。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

其功不獨爲秦統一之用。且爲數千年來中國全境及四裔小國所通用。其體勢結構。可獨立爲美術之一品。是亦至可紀念者也。

篆隸興而古文廢。猶不足爲秦重也。所奇者金石文辭。光耀海內。文字之美。與其流傳之久。皆爲史記所僅見。是豈不尙文教者所能乎。始皇紀載刻石凡六。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上鄒嶧山立石。與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乃上泰山。禪梁父。刻所立石。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憲意。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辭曰云云。其東觀曰云云。三十二年。之碣石。刻碣石門。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

至今琅邪臺銘文。猶存十三行。泰山亦存十字。



葉昌熾語石。秦始皇帝東巡。刻石凡六。始於鄒嶧。次泰山。次琅邪。次之罘。由碣石而會稽。遂有沙邱之變。今惟琅邪臺一刻尙存。諸城海神祠內。通行拓本皆十行。惟段松蒼所拓精本。前後得十三行。翁阮孫三家著錄者皆是也。泰山二十九字。先在嶽頂玉女池上。後移置碧霞元君廟。乾隆五年。毀於火。今殘石僅存十字耳。之罘碣石會稽三刻久亡。嶧山唐時焚於野火。當時卽有摹本。杜詩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也。

而他石拓本鈎摹影印者。世尙有之。二千一百餘年之古刻。證據極確。非檀山石刻及石鼓之出於推測者可比。世人雖極斥秦。於此獨寶存之。知其文字之美。爲千載所共推矣。三代金文最多。至秦始皇尙刻石。亦可見秦之各事。皆不蹈襲前人。大書深刻。悉李斯王綰等之意匠也。然秦以刻石著。亦非不善鏤金。其權量刻文。尤極精美。

陶齋吉金錄載秦銅權十八。權量四方量一。

學小篆者。近且由秦石而進言秦金。是秦之文學美術。不惟不遜於三代。甚且過之矣。

顧亭林論秦刻石。謂其坊民正俗之意。未始異於三王。

日知錄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在碣石門則云。男樂其疇。女修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殺之無罪。男秉義誠。妻爲逃嫁。子不得母。感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考之國語。自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

蕃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內傳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句踐以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泆。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爲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并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卽以爲亡國之法。亦未之深考乎。

觀其刻辭。固可見秦之注重民俗。而辭中所言多男女並舉。尤爲秦俗男女平等之證。夫淫他室殺者無罪。是秦人初不專責女子以節義也。責女子以節義。而視男子之淫泆若無睹。是鄙秦者乃真未喻秦代法制之意也。古俗不禁女子改嫁。亦無旌表守節之事。考守節樹坊之始。蓋不於始皇之獎巴寡婦清。

史記貨殖列傳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始皇帝以爲貞。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然其築臺而客之。以清能用財經營事業。爲女子之傑出者。似不徒專以其爲貞婦也。

秦之爲世口實者。曰焚書坑儒。此文化史上最大之罪惡也。然劉海峰焚書辯。爲秦平反。最得事理之實。

劉大櫟焚書辯。六經之亡。非秦亡之。漢亡之也。何則。李斯恐天下學者道古以非今。於是禁天下私藏詩書百家之語。其法至於偶語詩書者棄市。而吏見知不舉。則與之同罪。噫。亦烈矣。然其所以若此者。將以愚民。而固不欲以之自愚也。故曰非博士官所職。詣守

尉雜燒之。然則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嘗燒也。迨項羽入關。殺秦降王子嬰。收其貨寶婦女。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而後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聖人之微言。乃始蕩爲灰燼。昔蕭何至咸陽。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於秦博士所藏之書。獨不聞其收而寶之。設使蕭何能與其律令圖書。並收而藏之。則項羽不能燒。項羽不燒。則聖人之全經猶在也。

且據漢志。秦於諸經。亦未盡燔。

漢書藝文志。秦燔書而易爲一筮之事。傳者不絕。詩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秦之博士甚多。

漢書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

其遺獻皆能優游論著。

章炳麟秦獻考。秦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譏於太史公書者。叔孫通伏生最著。僕射周青臣用面諛。淳于越相與抵牾。釁成而秦燔書。其他說苑有鮑白令之斥始皇行桀紂之道。乃欲爲禪讓。比於五帝。至公其骨鯁次淳于。漢藝文志。儒家有羊子四篇。凡書百章。名家四篇。則黃公。黃公名疵。復作秦歌詩。二子皆秦博士也。京房稱趙高用。有正先用。非刺尚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最在古傳紀。略得八人。七十員者九一耳。青臣樸櫟。不足齒。其七人。或直言無撓辭。不卽能制作。造爲琦辭。遺令聞於來葉。其窮而在蒿艾。與外吏無朝籍。爛然有文采論纂者。三川有成公生。與黃公同時。當李斯子由爲三川守。而成公生游談不仕。著書三篇。在名家。從樞家有零陵令信一篇。難丞相李斯。然秦雖鉗語燒詩書。然自內外薦紳之士。與褐衣游公卿者。皆抵禁無所懼。是豈無說哉。

按集韻引吳氏譜。桂貞爲秦博士。始皇坑儒。改姓香。宋濂桂氏家乘序。亦述其事。是秦博士尙有一桂貞。

及孔鮒爲陳涉博士。亦秦時人也。

史記孔子世家。孔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

第執焚書坑儒一語。遽以爲秦之對於古代文化。摧滅無餘。是實不善讀史耳。

秦法。民之欲學者。以吏爲師。

史記始皇本紀。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

吏主行政。師主教育。二者似不可兼。且專以法令爲學。學之途尤隘矣。而章實齋盛稱其法。謂爲三代舊典。

章學誠文史通義。以吏爲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爲師耳。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爲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爲師。始復古制。而人乃狃於所習。轉以秦人爲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猶有合於古者。以吏爲師耳。

蓋以吏爲師。猶能通知當世之務。視專讀古書而不知時事者。其爲教猶近古而較善耳。周代教民。最重讀法。漢之學僮。亦猶尉律。

說文序尉律學僅十七以上。始試諷繪書九千字。乃得爲吏。○段玉裁曰。諷謂能背誦尉律之文。籀書謂能取尉律之義。推演發揮。卽繕寫至九千字之多。

是周漢皆使人民學法令。以吏爲師也。秦法雖亡。其遺文猶存於漢律。

漢書刑法志。蕭何攬撫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言法律者。溯其淵源。不能外乎秦律。雖謂秦吏所授。止於法令。其關係亦至鉅矣。

吾國刑法。見於書堯典呂刑及周官司寇職文者。均刑律之淵源。春秋時復有刑書。然不名律。言律實始於秦。按唐律疏。魏文侯師李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

法。六具法。

注。盜法。今賊盜律。賊法。今作僞律。囚法。今斷獄律。捕法。今捕亡律。雜法。今雜律。具法。今名例律。是也。

商鞅傳授。改法爲律。

注。改法爲律者。謂盜律。賊律。囚律。捕律。雜律。具律也。

漢相蕭何。更加悝所造戶與廡二篇。謂九章之律。注。戶者。戶婚律。廡者。廡庫律。魏因漢律。爲一十八篇。改漢具律爲刑名第一。晉命賈充等增損漢魏律。爲二十篇。於魏刑各律中。分爲法例律。宋齊梁及後魏。因而不改。爰至北齊。併刑名法例爲名例。後周復爲刑名。隋因北齊更爲名例。唐因於隋。相承不改。此吾國舊律傳授之源流。自宋迄清。亦多沿唐律。至清季始改定新刑律。因吾國之習慣。採歐洲之法意。然亦未能盡變舊法也。

政府立法。恃國民之推行。民力不充。雖有良政府亦無如之何。民能自立。政府雖強暴壓制。亦不能阻其

進取也。吾觀秦史，頗見秦民進取之迹。如

漢書高帝紀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滅，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

史記貨殖傳：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衆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之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工於市易，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卽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

由此推之，秦時南越、滇、蜀皆賴中夏之民爲之開化，尉佗之文理，卓氏之籌策，特其著者耳。吾國人民之優秀，實冠絕於四裔。雖爲政府強迫遷徙，亦能自立於邊徼。故秦代謫戍移民之法，雖在當時爲暴虐而播華風於榛狃之地，使野蠻之族皆同化於中縣，其成就正非當時政府意計所及也。

### 第三十一章 漢代內外之開闢

秦室統一，纔十二年，而陳項起，擾亂七年，而天下爲劉氏一家所有。自高祖至平帝，凡二百零七年。光武至獻帝，凡百六十五年。中隔新莽更始，凡十九年。撫略言之，西漢之世，實吾國行郡縣制以後，統一最久之時。故外人皆稱吾國人爲漢人，而吾人自誇其政俗之美。亦津津曰：兩漢實則漢之政治，多沿秦法，間參以儒家之言。

漢書元帝紀元帝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宴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初無特別之建設其風俗則各地不同亦未可以概論惟其時之人有功於吾國最大者實在外拓國家之範圍內開僻壤之文化使吾民所處炎黃以來之境域日擴充而日平實焉是不可以無述也

漢承戰國及秦之後用民之力最重民亦習於力役不以爲苦也其時人人習兵爲正卒

漢書高帝紀注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景帝時改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騁陳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

民就田里

給役當地兼須戍邊不成邊而納賦者謂之過更

漢書昭帝紀注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謂卒更也貧者欲得願更錢者

次直者出錢願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

三日戍又行者常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論者謂漢之力役三十倍於古古者役民不過三日實尙不止三十倍也此外又有七科謫戍之法

漢書武帝紀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注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

七科也

## 時時徙民於邊

漢書武帝紀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十萬口。元狩五年。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

而人民莫之怨畔。故吾謂漢代人民最能盡國民之義務。漢之國威澎漲。因亦迥絕古今。不可第歸美於一二帝王將相也。

漢時田租十五稅一。文景以後。皆三十稅一。且有時全除其租。可謂輕矣。然其時人民有算賦。自十五至五十六。出錢人百二十。又有口賦。自七歲至十四。出錢人二十。又有貲算。人貲萬錢。取算百二十七。貧民亦以衣履釜鬻爲貲而算之。其往來徭戍者。道中衣裝悉自備。漢民負擔之重。蓋前此所未有也。

戰國時。燕趙秦楚皆務拓地。至秦統一。尤銳意爲之。而多未竟。至漢承其業。益猛進焉。今爲分述於左。

(一)東方之開拓。朝鮮自周初立國。已被商周之文化。然中間交通不盛。燕秦築塞至涇水。燕齊趙人往者益多。於是燕人衛滿逐箕準而自立。吾國民之力及於朝鮮者。視周代蓋已大進。至漢武帝元封三年。朝鮮相參殺其王右渠來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漢之疆域遂奄有今日朝鮮京畿江原二道以北之地。昭帝時。罷臨屯、真番二郡。又置樂浪、東部都尉。至東漢光武建武六年。始省都尉官。棄單于大嶺以東之地。然樂浪、玄菟猶內屬也。史記貨殖傳稱燕民東縮穢貉朝鮮。



真番之利。是漢之拓東境大有益於商業也。後漢書東夷傳稱自武帝滅朝鮮。倭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是漢之聲教且由朝鮮而及於日本也。

(二)北方之開拓。古代北方諸族。曰匈奴。曰烏桓。曰鮮卑。秦漢時匈奴最強。烏桓鮮卑皆為所屏。惟

吾國人能抗匈奴。始則以長城為界。繼且出塞築朔方郡。漢武帝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三年。城朔方城。又收河西地。

置酒泉、武威、張掖、燉煌四郡。漢之北境。軼於秦二千餘里。而匈奴或降或徙。烏桓亦為漢用焉。後漢書烏桓傳。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左地。因徙烏桓于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

東漢時匈奴分為南北。南匈奴附漢。入宅河南北。

匈奴為漢所破。漠北以空。而烏桓鮮卑漸以彊盛。論者多謂異族侵入中土。為漢族漸衰之端。然異

族之人。實沐漢之文化。如匈奴古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至東漢時。單于比使人奉地圖求內附。是

匈奴亦如華夏。有文字圖籍矣。

(三)西方之開拓。秦之西界。不過臨洮。漢武置四郡。始通西域。而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知漢

人之通西域久矣。漢之設官西域。自宣帝時始。天山南北。葱嶺東西諸國。悉屬漢之都護。治烏壘城。

今庫車實今新疆省之中心也。自西漢神雀三年。至東漢永初元年。漢威遠播。凡百六十載。中間絕不

凡六十載。其後猶設西域長史。屯柳中。今新疆魯克沁同轄葱嶺以東之地。雖各國自有君長。實與漢地

無異。近年燉煌新出竹簡。有小學術數方技及屯戍文牘。意漢之文教必遠及於葱嶺內外。小學諸

書。卽其時學校課本。今所發見者。雖在燉煌。其行於燉煌以西。固可必也。

(四)西南及南方之開拓。秦漢之間。西南各地。氏羌蠻夷閩粵諸族。與漢族錯處。或闢爲郡縣。而其俗未化。或仍其國族。而時煩征伐。經營累世。始漸同於中夏。其事複雜。與西北二方不同。宜以今地區分而研究之。

(甲)兩廣及安南之地。秦關楊粵。僅置三郡。趙佗自立。役屬駱越。其地始及於安南。佗傳國五世。至武帝元鼎五年。滅之。分置六郡。其珠崖儋耳二郡。至元帝初元三年。復罷之。後漢書曰。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後頗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爲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爲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此漢人開化越南之功也。建武十八年。馬援平徵側之亂。隨山刊道千餘里。立銅柱爲漢之極界。馬援銅柱。在今安南新州港之南。蓋漢界直抵越南之南圻也。後漢書稱援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津駁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今其民號曰馬留人。以此也。

(乙)四川雲貴之地。秦漢之時。巴蜀雖已置郡。而其地猶有巴氏蠻。板楯蠻等。今通江宜漢渠縣諸地。不盡以漢法治之也。其西南。又有夜郎滇祚邛崃昆明諸國。皆曰西南夷。漢武帝使唐蒙通道夜郎。置

犍爲牂柯二郡。又以邛都爲越嶲郡。葑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汶山郡。滇爲益州郡。天漢四年并沈黎於蜀郡地節

三年又并汶山於蜀郡。後漢明帝時。又以哀牢夷地置永昌郡。於是漢郡至今。雲南保山縣。瀾滄江之南。而

徼外之捍人。亦歸化。與大秦時通商焉。三國志注。大秦既從海北陸道。又循海而行。與交趾七郡外夷市。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丁謙謂水道通永昌以達

益州者。即緬甸伊拉瓦訶江也。漢書稱景帝末。文翁爲蜀郡守。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

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數歲。成就還歸。以爲右職。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

以爲學官弟子。蜀人由是大化。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後漢書稱章帝時。王追爲益州太守。始興

起學校。漸遷其俗。桓帝時。牂柯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

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此四川雲南貴州。以次開化之證也。

(丙)湖北湖南之地。秦昭王始置黔中郡。漢改爲武陵。其地蠻族。仍各自爲部落。至後漢時。猶有

澧中蠻。零陽蠻。充中蠻諸名。是今之澧縣及慈利永定等地。皆當時蠻夷之窟穴也。順帝時。武陵

太守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然其後蠻人猶時反叛。屯結深山。蓋其開化反遲於川滇

之地矣。建武中南郡蠻反。徙之置江夏。號曰沔中蠻。和帝時。又徙巫縣蠻於江夏。於是江夏蠻數

反。與廬江賊相接。是東漢時。湖北黃州德安一帶之地。實多蠻族。後且蔓延至於安徽也。魏書稱

類。其來自久。部落散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上洛。北接汝穎。往往有焉。是漢晉以後。蠻且雜處河洛也。後漢書度尙傳。抗徐守宣城長。移深林遠藪。椎

警鳥語之人。置於縣下。蓋其時安徽各地亦多未開化之民矣。

三國時丹楊郡多山越。時勢征伐。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詳考山越之事跡。

曰。山越者。自周秦以來。南蠻總稱百越。伏處深山。故名山越。丹楊山越頑抗。大約尤在與新都鄱陽郡接處。今寧二府。與江西饒州界。萬山環繞。正山民負固不服地。

(丁)浙江福建之地。漢初封無諸爲閩粵王都冶。又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其後東甌悉衆徙中

國。處江淮之間。而閩粵分立。東粵未幾。又徙其民於江淮。故西漢會稽郡雖廣。而自今臨海黃巖

以南。殆無人居。東漢時設章安永寧

章安今臨海。永寧今永嘉。

侯官

今縣。

等縣。海濱之地。始漸開拓矣。

由此觀之。漢之南部。雖立郡縣。其文化遠遜於江淮。以北經數百年。始漸同於中土。先民勞苦經營。遂造成今日中華民國大半之地。而南北風氣之睽隔。亦由於開化之時有遲速之不同。讀史者所最宜究心者也。又其時陝甘之地。亦未盡開化。武帝以白馬氏地置武都郡。即今武都寧羌等縣也。宣帝時先零羌擾河湟。趙充國以屯田之策制之。至王莽時置西海郡。則關地至今之青海矣。東漢之世。氏羌諸族時服時叛。或徙其人。或置屯田。皆勞漢族之力以鎮撫之。故今日甘肅各地回族。自爲風氣。其來有自。

後漢書湟中月氏。其大月氏之別也。月氏分散來降。與漢人錯居。其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依諸羌居。遂與共婚姻。○按大

月氏爲土耳其族。湟中月氏與羌人混合。實今日甘肅回人之祖。

而異族雜處。仍無礙於吾國郡縣之制。亦可以見漢族勢力之偉矣。

雖然。漢代治地之法。亦有區別。漢書百官志曰。有蠻夷曰道。西漢之道凡三十二。至東漢時。有改爲縣者。

有仍爲道者。比而觀之。亦可以見其進化之迹焉。

西漢縣道表

【地名】	【所屬】	【沿革】	【今地】	【地名】	【所屬】	【沿革】	【今地】
翟道	左馮翊	東漢無	中部縣西北	狄道	隴西	東漢同	今縣
除道	北地	東漢無	未詳	略畔道	北地	東漢無	今水慶陽
義渠道	北地	東漢無	寧縣西北	雕陰道	上郡	東漢縣	鄜縣北
戎邑道	天水	東漢無	清水西北	略陽道	天水	東漢無	秦安東北
鞏道	天水	東漢同	隴西東南	綿諸道	天水	東漢無	秦縣東
氐道	隴西	東漢無	秦縣東南	予道	隴西	東漢無	狄道西南
羌道	隴西	東漢同	岷縣東南	月氏道	安定	東漢無	鎮原東北
嚴道	蜀郡	東漢同	榮經	緱氏道	蜀郡	東漢同	松潘
汶江道	蜀郡	東漢同	茂縣	旬氏道	唐漢	東漢同	文縣東北
剛氐道	廣漢	東漢同	平武	陰平道	廣漢	東漢同	文縣
武都道	武都	東漢同	成縣東	故道	武都	東漢同	鳳縣西北

平樂道	武都	東漢無	成縣西南	嘉陵道	武都	東漢無	禮縣
修成道	武都	東漢無	成縣南	下辨道	武都	東漢縣	武都
樊道	隄爲	東漢同	宜賓	靈關道	越嶲	東漢同	瀘山西北
夷道	南郡	東漢縣	宜都	營道	零陵	東漢縣	寧遠西南
泠道	零陵	東漢縣	道縣	連道	長沙	東漢縣	湘鄰

### 第三十一章 兩漢之學術及文藝

周秦之學術思想。至兩漢而結局。凡漢人之所從事。大抵爲古人作功臣。不能特別有所創造。然因古代文明之遞嬗。亦能於保存之中。演爲新製。而國基大定。疆域遼廓。又足以生國民宏大優美之思想。未可概以因襲鄙之也。又凡漢人之著作。與其所研究者。不盡傳於後。觀漢書藝文志及錢大昭補續漢書藝文志。其書之亡逸者夥矣。以今所存。遽下定論。殊爲未安。姑就著於世者。比而論之。其學術文藝。猶有千門萬戶之觀。是可知漢人於吾國之文明。既善繼往。兼能開來。非如後之言漢學者。第以經義訓詁爲一朝之學也。

世多謂漢武帝絀諸子。崇儒學。爲束縛思想之主因。然古先聖哲思想之流傳。實武帝之功。以功爲罪。正與事實相反。觀藝文志。即可知其說之不然。

漢書藝文志。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隸子。傳說皆充祕府。

蓋漢初猶存挾書之律。惠帝雖除之。

漢書惠帝紀。四年。除挾書律。

其民間之收藏隱祕。猶未盡敢公布。至孝武而後。諸子傳說。與六藝之文。始並充於祕府。惡得以董仲舒衛綰之言。遽謂武帝罷黜百家乎。

漢書董仲舒傳。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又武帝紀。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奏罷可。

武帝以後。學者猶兼治諸子百家之學。

漢書藝文志。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使武帝時禁人攻習異端。則向歆父子何必校定諸書乎。

漢以經書立學官。亦沿古者官學之法。如王制所謂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非漢人之創制也。至平帝時。廣徵學者。

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鐘律小學史籍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駕一封。輶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

復不限於經生。足知西漢末年人之爲學。廣出諸途。不第專以經學教授也。漢初已有博士。

漢書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後漢書翟酺傳。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

武帝時。初置五經博士。至東漢時。凡十四家。

沈約宋書百官志。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成之世。五經家法稍增。經置博士一人。至東京。凡十四人。

續漢書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僕射。中興轉爲祭酒。博士十四人。皆六百石。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尙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本四百石。宣帝增秩。

其任用出於保舉。

後漢書朱浮傳注引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其舉



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歷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縷痼疾。其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

然後策試。蓋重其選也。

後漢書朱浮傳。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

學官弟子。初置五十人。後以次增至數千人。

漢書儒林傳。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

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昭帝時。增博士弟子員滿

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更爲設員千人。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

員。三國志王朗傳注。稱西京學官博士七千餘人。蓋指西漢末年博士弟子也。

後漢國學尤盛。順帝以降。太學至三萬餘生。

後漢書儒林傳。建武五年。修起太學。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安帝寬政。薄於藝文。博士倚

席不講。胡徒相視息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順帝更修費宇。凡所構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自是遊學書盛。至三萬餘

生。

按東漢太學。有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是蓋從古未有之大學校也。以三萬餘學生。居千八百

室。殆六室而居百人。就後漢書考之。其時太學生所居之室。蓋甚寬大。如仇覽傳稱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守之何固。覽不與言。融以告郭林宗。因與融齋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爲拜。是學生所居之室。日中可接賓客。夜可留賓止宿。必大於今日學校寄宿舍矣。又其時講舍與宿舍異處。如朱祐傳。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是其學生宿舍與講舍不連之證。宿舍中有客至。而學生升講舍聽講。不與賓相勞苦。殆講授有定時。不敢缺席之故歟。

學生之勢力。至於左右朝政。則興學之效也。

後漢書黨錮傳。太學諸生三萬餘人。更相褒重。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武帝以前。郡國未有學校。而閬里自有書師。見漢書藝文志自文翁在蜀立學堂。

漢書循吏傳。文翁。廬江舒人也。景帝末。爲蜀郡守。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

親自飭屬。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觀此。可知漢時各地學者。受業博士者。須自出費。蜀中學生。由官選派。故

文翁以官款買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顏師古曰。文翁學堂。在今益州城內。

水經注。文翁爲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城南。永初後。學堂遇火。後守更增二石室。

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王莽柄國。特尙學術。郡國鄉聚。皆有學校。

漢書平帝紀。元始三年。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

東漢開國君臣。大都其時學校所養成也。

後漢書光武本紀。王莽天鳳中之長安。受尙書。略通大義。鄭禹傳。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耿純傳。父艾。爲

王莽濟平尹。純學於長安。因除爲納言士。景丹傳。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卓茂傳。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

及戶算。究極師法。稱爲通儒。

東觀漢記。光武受尙書於中大夫廬江許子威。費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贖。令從者餽以給諸公費。

班固東都賦曰。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以後漢書諸傳證之。北至武威。

後漢書任延傳。延爲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習業。

南至桂陽。

後漢書衛颯傳。爲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之儀。

僻壤蠻貊。並有學校。

後漢書李忠傳。爲丹陽太守。以丹陽越俗。不好學。乃爲起學校。習禮容。

王昶。金石萃編。溧陽長潘乾校官碑。遠人聆聲景附。樂受一塵。旣來安之。復役三年。惟泮宮之教。反失俗之禮。構修學官。宗懿招德。此

信其語爲不誣矣。西漢大師弟子之多，不過千餘人。

漢書儒林傳：申公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

東漢諸儒家居教授者，指不勝屈。其弟子之多，亦過於西漢之經師。

後漢書牟長傳：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宋登傳：教授數千人。杜撫傳：弟子千餘人。丁恭傳：諸生自遠方至者

著錄數千人。樓望傳：諸生著錄九千餘人。謝該傳：門徒數百千人。蔡玄傳：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

師各有錄，載其門徒。

後漢書李膺傳：膺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

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門徒多者，不能徧教，則使高業弟子以次相傳。

後漢書馬融傳：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鄭玄傳

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

私家傳授之盛古所未有也。

漢人講學必從師者以家無書籍傳寫不易非專家之師授以章句無由得師而成學也。

漢書儒林傳孝文時求能治尙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定古

文尙書序云伏生者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顧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孟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

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

後漢書荀悅傳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

後漢時雖已有賣書於肆者疑亦祇京師有之而僻壤遐陬仍苦無書。

後漢書王充傳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

以此之故從師受業者往往不遠千里或傭作執苦以助讀書之資其時書籍尙多用簡帛

沈欽韓漢書補注劉向上晏子列子奏並云以殺青書可繕寫然則其錄奏者並先殺青書簡也御覽六百六引風俗通云劉向別錄

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先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吳越曰殺殺亦治也向

爲孝成皇帝與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改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

後漢書吳祐傳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

後漢時始有蔡侯紙。

後漢書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是實吾國文化之一大利器也。韓愈毛穎傳以毛筆蒙恬所造是亦文明利器也。然恬傳未載不若筆之始於蔡倫以見史傳也。顧傳寫雖便而經籍未有定本亦難免於譌誤。於是有石經之刻。

後漢書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鳳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注引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尙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其議倡於蔡邕而成於李巡等。

金石萃編邕傳稱同奏者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鳳等而公羊傳後別有諫議大夫趙斌議郎劉宏郎中張文蘇陵傅楨論語後別有博士左立郎中孫表疑當時同與此事者尙多而史略不載也。考盧植傳植由廬江太守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傳記是楊彪盧植亦嘗同校五經又呂強傳稱汝陽李巡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蔡邕等正定其文則刻經之議雖創於邕而其得蒙詔許實由李巡之功。

自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凡九年始畢。其工之艱鉅亦自古所未有也。迄今閱千七百餘年。而是經之殘字猶存於世。是豈宋元板本所可及耶。

金石萃編漢石經殘字共十二段。翁方綱彙摹其文。刻於南昌官舍。石經殘字存者止此。而讀其遺文。猶可以見鴻都之舊。

兩漢同重經學。而學術風氣不同。西漢多治古文。東漢則今古文並立。前漢今文說專尚微言大義。後漢治古文多詳章句訓故。此兩漢經學之別也。

皮錫瑞經學歷史今文者今所謂隸書。古文者今所謂籀書。隸書漢世通行。故當時謂之今文。籀書漢已不通行。故當時謂之古文。許

慎謂孔子寫定六經皆用古文。然則孔氏與伏生所藏書亦必是古文。漢初發藏以授生徒。必改爲通行之今文。乃便學者誦習。故

漢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當古文未興之前。未嘗別立今文之名。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乃就尙書

之今古文字而言。而魯齊韓詩公羊春秋。史記不云今文家也。至劉歆始增置古文尙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學官。必創說解。

後漢衛宏賈逵馬融又遞爲增補。以行於世。遂與今文分道揚鑣。

近人以孟荀墨韓吳子司馬法諸書多與今文家說合。並引爲今學。

廖平今古學考今學書目表。治今學者祇許據此。表書不得雜古學。 王制 穀梁春秋 公羊春秋 儀禮記 戴記今學各篇。王制千乘四代虞戴德冠

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聘禮 孟子 荀子 墨子 司馬法 韓非子 吳子 易緯 尙書大傳 春秋繁露

韓詩外傳 公羊何氏解詁皆今本

又古學書目表治古學者祇許據此周禮左氏春秋儀禮經戴記古學各篇逸周書國語說文皆今表書不得雜今學

則今古文之範圍兼當包括諸子矣西漢之人多專一經東漢則多兼通所著解說動輒數十萬言

後漢書周防傳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伏恭傳爲齊詩章句二十萬言景鸞傳著述凡五十餘萬言

是亦學術進步之證鄭玄兼治今古文家法徧注羣經凡百餘萬言黃巾賊皆知其名不犯其境東漢人之知重學者亦一最美之風氣也

後漢書鄭玄傳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文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

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漢人之學不專治經也周秦諸子之學漢時實能綜括而章明之七略所載諸子凡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據漢書藝文志至魏晉以降始次第淪佚故有功於諸子者莫漢若也以兩漢書諸傳考之有專治

一家之學者有以一家之學教授後生者其風氣蓋與經學家無殊如蓋公善治黃老曹參請之言治參見

司馬談習道論於黃子司馬遷傳注景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楊王孫學黃老之術本耿况學老子於安丘先生耿弇傳淳

于恭善說老子本范升習老子教授後生本矯慎少學黃老本是皆道家之學不獨竇太后好黃老楚王

英喜黃老也此純爲秦以前之道家若燕秦西漢之方士則出於陰陽家與道家不同後漢張陵及子衡孫魯等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則後世道家之祖亦非秦以前道家之學是宜分別考之龜錯學申商

刑名於軹張恢生所本陽球好申韓之學本是申商韓非之學實綿延於兩漢而漢世以法律名者尤夥



雖不盡傳諸子之說。要當屬於法家。

西漢以法學著者。如路溫舒學律令。杜延年明法律。鄭昌鄭弘皆通法律。于定國少學法於父。鄭崇父賓明法律。丙吉治律令。及文翁遣小吏詣京師學律令。皆見於漢書諸傳。東漢郭躬父弘。習小杜律。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侯霸從鍾寧君受律。鍾皓善刑律。以律教授。皆見於後漢書。

主父偃學長短縱橫術。著書二十八篇。與蒯通徐樂嚴安聊蒼等所著之書。皆著於藝文志。是皆漢之縱橫家也。田蚡學盤孟書。爲雜家。而淮南王東方朔之書。亦著於志。其農家之董安國尹都尉汜勝之等。皆漢人也。小說家有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百家百三十九卷。張衡西京賦至謂小說本自虞初。虞初河

帝時以方士待中。號黃車使者。其說以周書爲本。

則其盛可想。通計漢之學術。遜於戰國者。惟名家及墨家。然漢人所見名家墨家之書。猶夥。非若今之抱殘守缺。徒撫拾一二語。以斷定某家性質之比也。

漢之經師。多通陰陽之學。如董仲舒以春秋災異推陰陽所以錯行。高相專說陰陽災異。京房長於災變。翼奉好律歷陰陽之占。皆西漢之經學大師也。其後則由陰陽家而變爲讖緯。據後漢書樊英傳。則讖緯之學。與京氏易同出於一原。

後漢書方術傳樊英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又善風角。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注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

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攷靈曜、刑德收、帝命駢、連期授也。詩緯推度災異、記歷樞、合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徽、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鈎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華、佐助期、握誠圖、潛譚巴、說題辭。

### 後漢學者大抵皆攻此學。

後漢·李通傳、通好星歷讖記。蘇竟傳、善圖律、能通百家之言。翟酺傳、尤善圖讖。劉瑜傳、善圖讖。魏朗傳、學春秋圖緯。薛

漢傳、善說災異讖緯。廖扶傳、尤明天文讖緯。韓說傳、尤善圖緯之學。

### 或以漢書不載緯書疑之、然自史傳外、當代碑版、稱述尤甚。

朱彝尊說、緯讖之書、相傳始於西漢哀平之際、而小黃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典奧、讖錄圖緯、能精徵人意、傳道與京君明、則是緯讖遠本於譙氏京氏也。東漢之世、以通七緯者為內學、通五經者為外學、其見於范史者、無論謝承後漢書稱姚浚尤明圖緯秘奧、又稱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載稽之碑碣、於有道先生郭泰、則云考覽六經、探綜圖緯、於大傅胡廣、則云探孔子之房奧、於琅邪王傅蔡朗、則云包洞典籍、刊摘沈秘、於中郎周勰、則云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於大鴻臚李休、則云既綜七籍、又精羣緯、於國三老袁良、則云親執經緯、隱括在手、於太尉楊震、則云明河洛緯度、窮神知變、於山陽太守祝睦、則云七典並立、又云該洞七典、探頤窮神、於成陽令唐扶、則云綜緯河洛、咀嚼七經、於酸棗令劉熊、則云效五經之緯圖、兼覈其妙、七業勃然而興、於高陽令楊著、則云窮七道之奧、於郟陽令曹全、則云甄極慈精、靡文不綜、於襄長蔡湛、則云少耽七典、於從事武梁、則云兼通河洛、於冀

州從事張表。則云該覽羣緯。靡不究窮。於廣漢屬國都尉丁魴。則云兼究秘緯。於廣漢屬國侯李翊。則云通經綜緯。蓋當時之論。咸以內學爲重。

俞氏謂緯在太史。不在秘書。說頗有理。

俞正燮癸巳類稿。緯書論。漢書藝文志不載者。以緯在太史。不在秘書也。後漢緯始入秘府。隋經籍志有緯八十一種。唐六典秘書郎甲部九曰圖緯。以紀六經讖候。注云河圖等十三部九十二卷。知東漢至唐皆在秘書。更魏隋焚緯。但書民間傳本。廷臣議禮。師儒說經。猶檢緯。則漢志不載緯。無可疑也。

欲知漢代學者之家法。不可不知緯學也。

漢人之學。兼通天人。故定儒者之名義。以通天地人爲標準。

楊子法言。通天地人爲儒。

漢志所載天文歷譜五行諸書。其學皆本於太古。而其書多出於漢。

漢書藝文志。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歷譜十八家。六百六卷。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漢之史官。又有世傳天文之書。不在藝文志引諸書之內。太史公著天官書。史家之專門學也。

史記索隱。天文志皆甘氏星經文。而志文兼載石氏。石氏名申。甘氏名德。

後漢書天文志。唐虞之時。羲仲和叔。夏有昆吾。湯則巫咸。周之史佚。襄弘。宋之子章。楚之唐蔑。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石申夫。齊國甘

及。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以。佐。時。政。秦。燔。詩。書。以。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爲。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漢。興。景。武。之。際。司。馬。談。之。子。遷。以。世。黎。氏。之。後。爲。太。史。令。遷。著。史。記。作。天。官。書。

元成之時。劉向專說災異。撰洪範五行傳。其說多穿鑿附會。東漢諸儒。精於天文星算者尤衆。

楊厚受天文推步之術於父統。襄楷善天文陰陽之術。荀璣善天文歷算之學。任文孫曉天官風星祕要。廖扶尤明天文

推步。均見後漢書本傳

而張衡之制作。尤爲漢代一大事。

後漢書張衡傳。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爲太史令。妙盡璇衡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罔論。言甚詳明。陽嘉元年。復造候風

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令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同時崔瑗稱之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

蓋漢人之學。皆重實驗。積往古之學說。因當時之風氣。遂有發明製造之專家。惡得以其器之不傳。遂謂漢學無足稱哉。

吾國醫藥之學。其源甚遠。而本草素問等書。皆至漢始顯。

本草之名。見於漢書平帝紀。又樓護傳有誦醫經本草數十萬言之語。

玉海六十三引張仲景傷寒卒病論云。撰用素問。

漢志詳載醫經經方等書。

漢書藝文志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太史公作扁鵲倉公傳。臚舉其方術。知漢人極重醫學矣。秦不焚醫藥之書。故古書至漢俱在。

史記扁鵲倉公傳。意受陽慶禁方。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

愈附解剖之術。至漢末猶有能之者。

史記扁鵲倉公傳。上古之時。醫有愈附。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鑿石橋引。案杭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臟之輪。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

搦髓腦。揲荒爪幕。漉澆腸胃。漱滌五臟。練精易形。

後漢書華佗傳。佗精於方藥。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剝破腹背。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漉洗。除去

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蓋古人精於全體之學。剝殺剖割。初非異事。與今世西人之治病相同。王莽以獄囚解剖。亦此意也。

漢書王莽傳。捕得翟義黨王孫慶。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剝剝之。量度五臟。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

世稱難經出於黃帝。歷傳至華佗。以及黃公曹元。

王勃黃帝八十一難經序。歧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以授太公。太公以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

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宋崇文總目。即稱。歷九師以授華佗。華佗歷六師以授黃公。黃公以授曹元。而漢史謂佗臨死燒其書。

後漢書華佗傳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亦不强索火燒之。

豈所燒者止破腹斷腸之法。而難經則先已傳於人歟。後世醫家獨祖張機。於一切病。惟恃診脈處方之術。是漢代實古今醫法變遷之樞。張機之名不見於史。疑漢時其名並不甚著。然依其法以治病。訖今獨有甚驗者。知漢人之於醫術實積古代千萬年之經驗。而有專門之師授。初未可以厚非也。

四庫書目金匱要略漢張機撰機字仲景南陽人嘗舉孝廉建安中官至長沙太守此書上卷論傷寒中論雜病下卷其方併療婦人。自宋以來醫家奉為典型與素問難經並重。得其一知千解皆可以起死回生則亦岐黃之正傳和扁之嫡嗣矣。

漢時小學兼重書算。

漢書律曆志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

蓋仍周代保氏教六書九數之法。故漢人多通算學。鄭玄通九章算術著於史傳。

後漢書鄭玄傳通九章算術。注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程六。旁要七。盈不足八。鈞股九。

而藝文志不載九章。其小學十家四十五篇。但載講授文字之書。蓋九章算術職在太史。非祕書所掌。故

向歆校書不存其目。後世不知漢代官學之系統。僅據漢志目文字爲小學。此學術名義所當改正者也。漢代文字隨時增益。其初教小學之書僅二千餘字。後以次增至九千餘字。

說文序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段玉裁注倉頡以下十四篇。謂自倉頡至於訓纂共十有四篇。篇之都數也。五千三百四十字。字之都數也。藝文志曰。漢時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倉頡篇者。謂漢初倉頡篇祇有三千三百字也。志又曰。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複字。元帝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凡將則頗有出矣。此謂三家所作。惟凡將之字有出倉頡篇外者也。志又曰。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者。謂雄所作訓纂凡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合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也。自楊雄作訓纂以後。班固作十三章。和帝永元中郎中賈魴又作滂喜篇。懷素書斷云。倉頡訓纂八十九章。合賈廣班三十四章。凡百二十章。文字備矣。按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又增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凡七千三百八十字。許書凡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蓋五千三百四十字之外。他采者四千十三字。

司馬相如揚雄班固賈魴許慎等所增之字。或出採輯。或出創造。未可斷定。然四百年間。人民通用之字。增至六千五十有奇。文化之進步。可想矣。漢人小學文字之書。蓋有二體。一取便於記誦。凡將訓纂之類是也。一取詳於解說。許慎說文解字是也。後世童蒙讀本。以三字四字或七字爲句。皆源於漢。而研究許

書者獨標漢學之名。且自詡爲專門。亦未得漢人教學之全也。

段玉裁曰。自倉頡至彥均。章皆六十字。凡十五句。句皆四言。許引幼子承詔。郭注爾雅引考妣延年是也。凡將七言。如蜀都賦注引黃潤纖美宜制禪。藝文類聚引鐘磬等笙筑坎侯是也。急就今尙存前多三言。後多七言。

秦人刻石頌始皇功德。漢代不師其制。武帝立石泰山。無文字也。近世所得石刻。以魯孝王五鳳石刻爲西漢石刻之始。

語石歐陽公集古錄石刻無西漢文字。公於宋文帝神道碑跋云。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鐘鼎彝銘刻備有。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趙明誠僅收建元二年鄭三益闕一種。可知其尠矣。然劉聰苻堅皆以建元紀未必爲漢石也。魯孝王五鳳石刻。金明昌二年得於太子釣魚池側。今尙存曲阜孔廟。此外趙二十二年羣臣上壽刻石。出永年。河平三年廙孝禹刻石。出肥城。元鳳中廣陵王中題字。出甘泉。皆歐趙所未見也。至居攝墳壇二刻。及萊子侯刻石。已在新室篡漢後矣。

而南越王胡墓木刻。則在漢武帝時。

東方雜誌十四卷第一號載譚鏞上朱省長保存漢初木刻字書。台山商人黃夔石於廣州城東里許。東山廟前購得官產龜岡地一段。建築樓房。掘土丈餘。發見一南越貴人遺冢。冢堂鋪地各木端。搜索得漢初隸書木刻字。其可辨者尙有甫五甫六甫七甫九甫十甫十二甫十五甫十八甫二十等字。甫爲鋪之古字。其字畫方整。間有參差。不作俯仰姿勢。純爲西漢隸法。其五七九字尙沿



篆體。甫字亦有沿篆體作山頭者。異於東漢諸碑。冢中所得古錢。據工人言。合以錢譜。秦大半兩。約數十枚。漢呂后八銖之半兩。百餘。漢文帝四銖之小半兩。千餘。而漢武帝之五銖。不過數十。此外更無別式之錢。以此推想其營葬時代。必秦半兩錢未停廢。而漢五銖錢已流布。其爲漢武未滅南越時。越之貴人遺冢。已無遺義。鑣意此冢當爲南越文王胡冢。

則西漢之特色。當以刻木爲首矣。東漢石刻極夥。門生故吏。爲其府主伐石頌德者。徧於郡邑。

語石東漢以後。門生故吏爲其府主伐石頌德。徧於郡邑。然以歐趙諸家校酈道元水經注所引。僅十存四五而已。以蘭泉淵如論家。校歐趙著錄。及洪文惠隸釋。續十僅存二三而已。古刻淪胥。良可慨歎。然荒崖峭壁。游屐摩挲。梵刹幽宮。耕犁發掘。往往爲前賢所未見。

其書有篆有隸。三公山開母廟石闕等皆篆書而隸體爲多。或縱橫宕逸。或謹嚴流麗。後之碑版。靡得而逾焉。惟其作文及書碑者。多不著名。而出錢立碑之人。往往附著碑陰。記其職掌及出錢多少。可以見其時風氣。尙公而重義矣。

漢之文章。初承戰國之習。有縱橫之餘風。文景以後。提倡經術。其文多爾雅深厚。

漢書儒林傳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

而史學大家司馬遷。生於武帝之世。萃尙書春秋國語世本諸書之體。創爲史記。立本紀世家表書列傳之目。遂爲文學歷史兩家之祖。治文學者。師其義法。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此義法二字。本指春秋書法。後世治古文。有借以爲文章組織之目。故有義法之名。

修史策者襲其體裁。

劉知幾史通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是漢之史官所續。至梁武帝撰成通史。王暉業著科錄。李延壽南北史諸作。皆史記之流也。

是亦漢代之特色也。其後褚少孫楊雄劉歆等多踵爲之。而班彪及子固相繼爲漢書。遂爲斷代史之祖。

史通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惟東觀日記。三國日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尙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密。故學者尋討。易爲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

吾國立國數千年。而朝野上下之典章制度。風俗文物。胥有可考。實賴歷朝史書之記載。其專崇君主。則時代爲之。不可以今日之眼光。病當時之作者也。

漢人所著子書。多沿周秦以來之學說。不能出其範圍。如淮南子雜出衆手。既不足成一家之書。論衡專事詆謫。僅足以供游談之助。

漢書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

後漢書王充傳注。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祕玩以爲談助。

其頌述老墨。問刺孔孟。涂雖不同。沿襲一也。惟漢人之詩文辭賦。則多創爲新體。枚乘蘇武爲五言詩。武帝及諸臣爲七言詩。而樂府之三言四言詩體。亦於三百篇之外。別成一格。降及後漢。詩人益多。而孔雀東南飛一篇。爲焦仲卿妻作者。凡千七百四十五字。實爲敘事詩之絕唱。雖不知作者之名。然可以見漢之詩人。實多開創。無所謂定格成法也。詩之外。創製之體。如答客難。封禪書。七發之類。亦多新格。而賦體之多。尤爲漢人所獨擅。大之宮室都邑。小之一名一物。鋪陳刻畫。窮形盡相。而其瑰偉宏麗之致。實與漢之國勢相應。蓋人類之思想。不用於此。必注於彼。以兩周之經籍。子家衡兩漢。誠覺漢人之思想。迥不及古。而就其所獨至者。觀之。則前人僅僅搆其萌芽。至漢而始發榮滋長者。亦未易僂數。故論史者。貴觀其通。而不可限於一曲之見也。

### 第三十三章 建築工藝之進步

春秋戰國以降。建築之進步。以城爲最。周代城郭有定制。見第十九章第七節興築亦有定時。

左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莊二十九年

春秋紀魯城築。凡二十有二。率以示城築之時否。

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文公十三年。城諸及鄆。書時也。

然卽此。亦可見當時各國都邑。初非皆有城郭。繇世歷年。陸續營建。而後重要之地。始各有城耳。吳王闔

## 閭築城已違周制

吳越春秋闔閭曰。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象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西者。欲以絕越明也。

立閭門者。以象天門。通閭闔風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今蘇州城猶有閭門。此城門之名流傳最古者。

戰國時築城。則僅爲兵事計。不問城築之時矣。

史記六國表。書秦城南鄭。魏城少梁。有年而無時。蓋僅以其爲兵事而城。不計其時否。與春秋所書異趣。

當時用兵注重攻城。有一舉而得城數十者。

史記六國表。楚頃襄王元年。秦取我十六城。秦昭王十八年。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秦莊襄王二年。蒙驁擊趙榆次

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

墨家學者所傳備城門諸法。凡敵之以臨衝鈎梯堙水穴空洞蛾傅轆轤軒車相攻者。胥有以制之。則攻城守城。蓋爲兵家專科之學矣。

戰國時內地戰事。無關於民族之存亡。其築城與攻守之法。皆不足稱述。惟當時各國備禦邊患。競築長城。則爲史策一大事。說文曰。城所以盛民也。是城之爲制。必周匝而無所缺。然至戰國時之城。則有二式。一則都邑之城。仍爲周匝之式。一則邊境之城。變爲廣長之式。或缺其一面。或空其三面。不必周匝如環。

蓋其城純爲對外而設。綿亙千百里。勞費已鉅。其不設防之地。可不必城也。列國築長城之事。詳於顧氏日知錄。

日知錄。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隨地可以設關。而阡陌之間。一縱一橫。亦非戎車之利也。至於戰國。井田始廢。而車變爲騎。於是寇鈔易而防守艱。不得已而有長城之築。史記燕代傳。燕王口。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續漢志。濟北國盧今長清縣有長城。至東海。泰山記。秦山西有長城。緣河。經泰山。一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此齊之長城也。史記秦本紀。魏築長城。曰鄭今華州濱洛以北有上郡。蘇秦傳。說魏襄王曰。西有長城之界。竹書紀年。惠成王十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邊。此魏之長城也。續漢志。河南郡卷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有長城。經陽武到荊。此韓之長城也。水經注。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犇縣。東至澗水。達泚陽。南北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此楚之長城也。若趙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又言肅侯十七年。築長城。則趙與中山亦有長城矣。以此言之。中國多有長城。不但北邊也。其在北邊者。史記匈奴傳。秦宣太后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此秦之長城也。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陰。此魏之長城也。匈奴傳。又言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此趙之長城也。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此燕之長城也。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東臨河。徙謫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澗。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此秦并天下之後所築之長城也。

世徒稱始皇築長城。不知此事之始末。故詳錄之。大抵七國分立時。燕趙魏秦各築長城。不相連續。秦既統一。因前人之功。而加廣焉。其中之不相屬者。則爲合之。故能起臨洮。至遼東。袤延數千里。侈言之。則曰萬里長城。實則此數千里之城。決非數年之功。所可就也。蒙恬城河上爲塞。始於始皇三十三年。至始皇崩。凡五年。然卽曰諸國分築。經營百數十年之久。自魏惠王十九年。至蒙恬築城時。凡一百四十四年。而吾民能爲國家任此重役。成此宏功。亦世界所僅見矣。

自秦成長城。而漢族與北方諸族。遂以長城爲絕大之界域。

漢書孝文帝遺匈奴書曰。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於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制之。烏珠留單于上平帝書曰。孝宣皇帝哀憐。爲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

自漢以降。時加修繕。

日知錄漢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魏明帝泰常八年二月戊辰。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太武帝太平眞君七年五月丙戌。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城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袤皆千里。北齊文宣帝天保三年十月乙未。起長城。自黃檀嶺北至社平。成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六年。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恆州。九百餘里。先是自河西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而斛律羨傳云。羨以北鹵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距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立戍邏五十餘所。周宣帝

大象元年六月。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立亭障。西自雁門。東至碣石。隋文帝開皇元年四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黃河。西至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六年二月丁亥。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七年。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大業三年七月。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踰榆林。東至紫河。四年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東者。又後史所載。繼築長城之事也。

周代宮室之制。前爲中堂。後爲房室。與今人居宅迥異。余歷考諸書。不知何時以堂後之房室。移於堂之兩旁。爲三間五間之式。惟儒行有環堵之室之語。

儒行。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窬。蓬戶甕牖。注。環堵。面一堵也。

疑春秋戰國時。貧民之居。四面皆有土牆。非如定制。虛其前爲堂也。環堵之室。有室而無堂。不可以別內外。故於其中。隔爲三間。以中室爲堂。而名兩旁爲內。至漢時。平民之居多。爲一堂二內之制。

漢書鼂錯傳。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張晏曰。二內。二房也。

王氏鳴盛仍以古制釋之。疑未當也。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此論徙民。似指庶民居多。而容或有大夫士。蓋前爲堂。後爲室。而室之東旁爲一房。此大夫至庶人皆同者。張晏混言二房非也。

古代帝王。以卑宮室爲媿。以峻宇雕牆爲戒。至春秋諸侯。爭爲僭侈。楚有章華之臺。

國語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矣夫。

賈誼新書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林乃至。

吳爲姑蘇之臺。

吳越春秋闔廬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闔閭出入游臥。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日食  
鉏山。晝游蘇臺。射於鵝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

崇高壯麗。非復昔之拘於制度。陳陳相因之式矣。戰國之時。諸侯宮室益盛。齊威王有瑤臺。見說苑梁惠王

有范臺。見戰國策楚襄王有蘭臺及陽雲之臺。均見宋玉賦燕昭王有黃金臺。

水經注。易水旁有金臺。臺上東西八十許步。南北加盛。北有小金臺。臺北有蘭馬臺。並悉高數丈。棟塔之盛。柱礎尙存。雕牆敗館。尙傳  
鐫刻之石。

而齊宣王爲大室三百戶。

呂氏春秋驕恣篇。齊宣王爲大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

足見其時之宮室。咸以高大相尙矣。七國旣一。諸侯宮室之制。悉萃於秦。秦之宮殿。遂極。從古未有之大  
觀。

史記秦始皇本紀。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



以充入之。

又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以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擲。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

雖爲項羽所燒。而慈石之門。至唐猶在。

元和郡縣志。秦慈石門。在咸陽縣東南十五里。東南有閣道。卽阿房宮之北門也。累慈石爲之。著鐵甲入者。慈石吸之不得過。羌胡以爲神。

其建築之根於學理。經久不毀。亦可推見矣。漢代宮室之壯麗。亦不下於秦。始自蕭何。

漢書高帝本紀。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亡以藏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

盛於武帝。其規制猶可考見。

三輔黃圖。未央宮周回二十八里。前殿東西四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西京雜記。未央宮周回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街道周回七十里。臺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後宮。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後宮。門闕凡九十五。

水經注。建章宮周二十餘里。千門萬戶。其東鳳闕高七丈五尺。中有神明臺。井幹樓。咸高五十餘丈。北有太液池。池中有漸臺。高三十丈。南有璧門三層。高三十餘丈。中殿十二間。階陛咸以玉爲之。鑄銅鳳五丈。飾以黃金。樓屋上椽首。薄以玉璧。因曰璧玉門。其長樂宮咸陽宮之間。有渭橋。廣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百二十二梁。其後董卓入關。焚渭橋。魏武帝修之。廣三丈六尺。蓋不能復西漢之工程矣。漢之官吏。皆有賜室。其大者。謂之大第室。

漢書高帝紀。爲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

而外戚權臣。如王氏梁氏者。其宮室亦仿像帝王之居。

漢書元后傳。五侯羣弟爭爲奢侈。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王根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青戶瑱。

後漢書梁冀傳。冀乃大起第舍。卽壽亦對街爲宅。殊極土小。互相誇競。室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瑱。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咸室。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

新莽之篡。建立宗廟。尤極奇偉。

三輔黃圖。王莽時博徵天下工匠。起九廟。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爲銅薄椽。飾金銀雕文。窮極百工之巧。是雖帝王僭竊之侈心。未足爲國民之範。然閔工鉅製。一一皆出於民力。非其時物。力充盛。工巧精進。亦

不能遂其侈心也。

古代建築多爲盜賊無賴所焚毀。秦毀於項羽。

史記項羽本紀燒秦宮室。火三月不絕。

西漢毀於長安兵衆及赤眉。

漢書王莽傳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城中少年趨護並和。燒作室門。莽敬法闕。莽避火宜

室前殿。火輒隨之。更始都長安。居長樂宮。府藏完具。獨未央宮燒。明年赤眉樊崇等入關。攻更始。遂燒長安宮室市里。長安爲

虛。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發掘。

東漢毀於董卓。

後漢書獻帝紀董卓焚洛陽宮廟及人家。董卓傳注獻帝起居注。舊時宮殿悉壞。倉卒之際。拾撫故瓦材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作

並無足觀。

以懲帝王貴族之奢蕩。固當然所毀之物。力幾何。累代建築。皆天下之名材異產。非一時所能聚。又經無限之工作。而後造成。非帝王貴族一人所能爲也。論者謂歐人多作石室。吾國率土木構造。土木易毀。而石室難焚。故古代宮室存毀之多寡。以此而判。然吾國古代亦有石室。觀水經注猶多載之。

水經注渭水篇。橋溪旁有一石室。蓋太公所居也。巨洋水篇。壽光縣有孔子石室。中有孔子像。弟子問經。全祖望曰。按于飲曰。水經本言非也。乃是。

倉頡墓中石室。河水爲龍門峽谷有三石室。因阿結廂。連局接甍。似是棲遊隱學之所。昔子夏教授西河。疑卽此也。又字夏陵。北有子

夏石室。南北有二石室。臨側河崖。

### 漢有石室藏書。

史記太史公自序。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索隱曰。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

蓋亦預防兵火。而爲保存文籍垂之久遠計也。

### 古代宮室。多爲圖畫。觀楚辭可見。

楚辭天問。序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徬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旻昊。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僑僂。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問之。

### 戰國諸子。恒紀畫家之事。雖屬寓言。亦足證其時畫事之盛。

莊子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僣僣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繫纆。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韓非子客爲周君畫筴者。三年而成。觀之。與髹漆者同狀。周君大怒。畫筴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光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且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漢時宮室亦多有畫人物故事。善惡畢備。以昭鑑戒。

王逸魯靈光殿賦。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海神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朴略。厥狀雖野。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飾。下及三后。嬪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敍惡以誠世。善以示後。

或專畫一二人。

漢書廣川王去傳。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

又金日磾傳。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闕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迺去。

或雜畫多人。

漢書蘇武傳。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凡十一人。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傳。論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甚或畫猥褻之狀。

漢書廣川王海陽坐畫屋。爲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姊妹飲。令仰視畫。廢徙房陵。

足知漢時之壁畫。多爲人事。非若後世之寫仿山水也。由壁畫又進而。有石刻畫像。水經注多記之。

水經注。濟水篇。荊州刺史李剛墓。有石闕祠堂。石室三間。椽架高丈餘。四壁隱起。雕刻禽獸。若臣官屬。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像。作制工麗。

又漢司隸校尉魯峻冢前。有石祠石廟。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七十二人形象。皆刻石記之。文字分明。今世所傳。則有武梁祠石刻畫像。在今嘉祥縣之紫雲山。及孝堂山石室畫像。在今肥城縣。古代車馬衣服之制。胥可賴

以考見。又有李翕甕池五瑞圖。在今成縣。刻黃龍白鹿嘉禾木連理甘露及承露人之象。則鐫於山崖。而非在石室者。近年山東時有漢畫石刻新發見者。

語石齊魯村落間。漢畫時時出土。

士人不知寶貴。恒爲東西洋嗜古者購去。大抵漢畫多簡拙。較印度希臘之石刻。遠不及其工細。然彼土雕刻多重神教。吾國漢畫則重人事。雖美術有所不迨。而理想則迥不同矣。

春秋戰國以來。工學之演進。至可驚詫。各國之專擅一技者。至於夫人能之。

考工記。粵無鑄。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鑄也。非無鑄也。夫人而能爲鑄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

而記載工學之專書。如考工記者。卽成於其時。

周禮正義引士冠禮疏。考工記。六國時所錄。又引江永云。考工記。東周後齊人所作也。其言秦無廬。鄭之刀。厲王封其子友。始有鄭。東

遷後。以西周故地與秦。始有秦。故知爲東周時書。其言橘逾淮而北爲枳。鵲巢不爲。若水則死。皆齊魯間水。而終古、厲澤、柳菹之類。鄭注皆以爲齊人語。故知齊人所作也。

蓋古者工皆世官。以業爲氏。

考工記賈疏曰。某氏者其業有二。一者官有世功。則以官爲氏。若韋氏、裘氏、冶氏之類是也。二者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若陶氏、栗氏之等是也。

積其經驗。專其責成。又因地利天時人事之所重。而各地之特產以著。

考工記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箭。吳粵之金。錫者。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者。天時也。

始則工必在官者。繼則人能爲工焉。

考工記所載之工。僅三十種。

考工記攻木之工。輪與弓。庀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栗栗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鞣革。設色之工。畫績。錫。青。磨之工。玉。錫。靡。失。鑄。鑄。埴。之工。陶。埴。

似未足以盡其時之工巧。觀諸子所言公輸墨翟之事。

墨子魯門。爲公輸子。膠竹木以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公輸子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子墨子解帶爲。

城以膠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城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

韓非子外儲說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

則戰國時之機械工藝異常發達。必不僅此日用之器具已也。然墨子雖精製器。仍以適用於人爲貴。

墨子魯問篇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鵠也。不如匠之爲車轄。須臾剝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功。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呂覽月令履以淫巧爲戒。

呂氏春秋三月紀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無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無悖於時。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十月紀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並按度程。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之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故秦時雖猶有能爲機械者。而學者弗道其法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初卽位。穿治鄜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擲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命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燭不滅者久之。

觀考工記所述古代工藝之術。可得四義。一曰分工之多。有一工而分數器者。

如梓人爲飲器。梓人爲侯。梓人爲筍簞。車人爲耒。車人爲車之類。蓋雖同名一工。而爲飲器之梓人。與爲侯之梓人。實分工也。



有一器而分數工者。

如輪人爲輪。輪人爲蓋。輿人爲車。輅人爲轡。車人爲車之類。一車之事。數工任之也。

分工逾多。則製器逾精。可以推知。一曰定名之密。古人精於起物。往往一器而細別爲多名。

如夔氏爲鐘。兩欒謂之鈇。鈇間謂之子。子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攔謂之隱。

非若後世工人制物。隨意立名。而學者多不能別也。一曰度數之精。其制一器。所定度數。皆有相連之關係。

如穀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隱。參分其隱。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參以其隱之半。爲之較崇之類。

綜三十官之文。言度數者居十之六七。故古器猶可考其製造之法。而秦漢以後之器物。雖有載於史傳者。反不能推明其度數。是亦可見古人之細心矣。一曰雕刻之美。雕刻各物。必窮極形似。

如梓人爲筍簠。凡攬網援噬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眠必撥爾而怒。且其匪色必似鳴矣之類。

觀其狀況。刻畫之得失。可知其不得率爾從事矣。又古人治器有六法。

爾雅釋器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

竹木易朽。其所刻者不傳。骨象之器亦罕見。玉器據吳氏古玉圖考所載玉敦琪角之類觀之。其刻文之精細。已爲難能可貴。而鏤金之法尤爲後世所不及。

劉師培曰。古人之鏤金其法有二。一爲陽文。鑄器既成。書之以漆。凡漆書所未加者。悉施鏤削之工。使所書之字。隆起於其間。其形爲凸。卽詩所謂追琢其章也。一爲陰文。鑄器既成。亦書之以漆。復於所書之文。鑿之使深。近世刻石之法略同。其形爲凹。荀子所謂鏤而不舍。金石可鏤也。

觀今日所傳鐘鼎。其器之四周。咸縈以雲雷盤屈之文。皆鑄成之後。始加以刻鏤者。視後世鐫字於範。鎔金撫之。其難易迥殊矣。

金玉之器。惟漢與周相上下。阮氏元積古齋鐘鼎款識。載漢之鼎。鑪。壺。洗。鐙。盤。弩。機。戈。劍。符。斗。鈎。鈴。八十餘器。多記制作年月。及作器者之姓名。吳氏大古玉圖考。載漢玉。鈎。玉。鐙。玉。印。剛。卯。之類。亦數十器。所鐫文字。皆極精美。而新莽之時。制作尤精。觀積古齋所載新莽銅權款識。及憲齋吉金錄。所載新莽殘量之文。其鐫刻之精細。殆災過西漢矣。

王莽篡漢無足取。而其人極有思想。故各地人民。亦多新奇可喜之事。史稱莽訪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

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可見其時之人。多有奇想。飛者既能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其中必有機巧。惜未能引申研究。如今日之製飛機耳。

蓋漢代崇尙工藝。少府有考工室。各地有工官。

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懷縣。南陽郡宛縣。濟南郡東平陵縣。泰山郡奉高縣。廣漢郡雒縣。均有工官。他若陳留郡襄邑縣。齊郡臨淄縣。有服官。南郡有發弩官。皆官工之類。而鐵官之布在各地者尤多。

史稱孝宣之世。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足知漢人之重工藝。恒以之規政俗之盛衰。故雖非孝宣時所製者。傳至今日。猶覺其制作具有古法。且見進步焉。

文苑

# 詩錄

## 書煙霞萬古樓集後

林損

我憎仲瞿詩。挾麤矜豪壯。養氣本浩然。豈惟供譴浪。握苗助長功。蹶趨足先喪。其文尤支蔓。點鬼持籌唱。況多市井言。閱之增惆悵。死者如可生。我欲扼其吭。枯骨亦何知。遺集且覆醬。猶憐寶光龔自流。无妄分疑謗。寧彼詭癡符。亦有酒肉餉。童子與道人。一一受魔障。省欽駭老翁。別來今無恙。盍試掌心雷。震驚落匕鬯。抱琴哭項王。此意求誰諒。顧瞻孫淵原與舒位。強顏分席抗。謬種到樊增。易鼎順癖好根腑臟。腐鼠嚇羣兒。坑谷盈毒瘴。作判付後生。如觀磔鼠狀。

## 丙寅正月五日雪後邀臺源法師教微居士及梁鶴銓李杏南同游北海感賦

姜忠奎

北海之游游興長。春風春雪開春芳。凝波積素韜霞光。老松斑駁瓊枝揚。仰觀恍若皓鶴翔。俯視遐邇皆雲章。萬象一色無否臧。差別分而天下狂。較比錙銖爭毫芒。紛紜至此誰能將。西望雪山雲蒼茫。眼穿不見極樂鄉。還當駕彼一葦航。依山泛水隨風颺。不問人情煖與涼。保我靈根常共天地相輝煌。

## 園望一首

王易

環階花影日遲遲。此意惟堪聖者知。似妒雕梁棲乳燕。乍聽碧樹繞黃鸝。繁香是處春長在。憔悴頻年鬢已絲。沾袖餘芳歸未忍。深心收拾欲傳誰。

和貞壯中秋前一夕同過壇園韻

黃節

今朝與子共明月。忽漫十年回首看。何止昨宵晴雨異。不勝華髮雪霜盤。照人柏換秋來色。擗水堯休夢處寒。莫更團欒歎遙夜。一時圓缺且相安。

漢口

李思純

江漢雄風不再興。東流猶見浪層層。楚天鴻杳音書遠。夏口魚肥粥飯能。一夕絳旛迴日月。十年白骨擬邱陵。人間感歎成今昔。付與魚龍海市鏡。

韋曲過老杜舊宅

吳芳吉

臘梅香引少陵詞。少陵野老竟何之。詩史空存稷契想。風光不減盛唐時。樊川日霽桑榆暖。太乙雲生仙仗移。獨與此翁相異處。無窮國運在來茲。拾遺生於太平。死於亂世。吾人生於亂世。當死於太平。末句暗言此意云爾。

答宋慈抱

卷墨

陳閔巖

生不逢堯與舜禪。剩留文句任雕鏤。人嗤東野吟何苦。我許揚雄書必傳。落落琴聲滄海上。離離桂樹小山邊。掩關寂寞休嗟歎。並世相看有數賢。

# 以舊撰史微贈野侯媵之以詩

張爾田

董生繁露毛公傳故訓篇家本兩途漢學師承前輩在祇應著論號潛夫漢儒著書有兩途。毛詩故訓傳說。經體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本非扶助。經首。蓋欲自成一子。所謂篇家也。僕學無似。竊願附於後者。不中與懷祖諸儒作僕耳。

敢將家法變雍乾。此是王充談助篇。一樣聖文埃滅感。他年或配北山玄。唐釋本。其書通論佛。故書久佚。近始見宋

著書之時。蓋當佛學極弊之際。命義與余書大旨略同。雖儒釋異談。事有可方。不嫌非類也。北山錄一名北山參玄語錄。見贊寧高僧傳。

東原妙喻比輿夫。起廢箴盲劇可吁。寄語劉蘭休毀辱。更生學本大官厨。耕劉達祿出。始興靜謐。僕自用中壘

家主。於古今文兩家無所尊。無所廢。

諸老區區事太勤。後來誰與定吾文。實齋自有金剛眼。莫把中郎擬虎賁。僕之學從實齋出。不從實齋入。少與

優於類例。實為會稽嫡傳。而僕則未也。世多以我兩人並稱者。愧不敢承。

中天學統溯炎羲。亭林梨洲轉益多師是我師。囊括微言歸派別。橫流坐看壑舟移。

開元四部部居難。誰識源流出議官。他日典農如借刺。廿篇鴻烈待君傳。傳字用魯讀協韻

# 元日過少城

龐俊

濕春好雨細無聲。解作微寒又解晴。掠眼青紅滿花底。醉中何處不承平。

# 詞錄

## 少年遊

仲春題雁來紅扇一名老少年

老來漸解趁時宜。着意買胭脂。到眼新紅。回頭慘綠。一樣少年時。

爲是非花能耐久。霜徑夕陽遲。去燕

姚華 茫父

## 西江月

竹塢來季秋景巨幅自題

花外酒邊琢句。山中竹裏爲家。野烟催暝夕陽斜。隔水松情自寫。

有客囊琴相過。不須命駕乘槎。長安

姚華

## 菩薩蠻

西風一夜霜團屋。丹楓界破寒筠綠。蛩語替幽心。教成秋士吟。

流光如羽迅。看看更玄鬢。斜日轉長松。

僧房又晚鐘。

姚華



雜

綴

# 近代詩評

錢萼孫 來稿

詩學之盛。極於晚清。跨元越明。厥塗有四。瓣香北宋。私淑西江。法梅王以鍊思。本蘇黃以植幹。求闕經巢。緩叟振之於先。散原海藏蒼虬。大之於後。此一派也。遠規兩漢。旁紹六朝。振采蜚英。騷心選理。白香湘綺。鳳鳴於湖衡。百足裴村。鷹揚於楚蜀。此一派也。無分唐宋。並咀英華。要以敷斃爲宗。不以苦僻爲尙。抱冰一老。領袖羣賢。樊易承之。拓爲宏麗。此一派也。驅役新意。供我篇章。越世高談。自關戶牖。公度南海。蔚爲大國。復生觀雲。並足附庸。此一派也。作者旣衆。流品遂紛。擷其菁華。各有獨到。品隲所及。斷自成同。凡一、百家。曾文正國如令辟中興。拓開疆宇。何東洲基如寫生高手。煥發神明。鄭子尹珍如崑崙厚積。磅礴萬山。莫邵亭友如松柏歲寒。磔礪千尺。魯通甫同如寶劍光騰。雄健獨出。陳蘭甫澧如木雞養到。虛憍全除。王定甫孫如健鷹盤野。彌見沈雄。朱伯韓琦如駿馬下陂。絕無蹉跌。彭剛直玉如驢背斬王。雄心猶在。左文襄宗如龍城飛將。豪氣凌雲。施壽伯山如輕軀遠舉。躡步翔空。徐毅甫子如大力爭持。握拳透爪。孫琴西不如躍馬張弓。頗矜勁骨。俞曲園繼如水流花放。純任自然。鄧彌之輔如上陽宮女。猶學古妝。王湘綺心如三代法物。或疑贗鼎。翁文恭同如六朝古松。貞姿獨葆。吳稼翁鴻如小園枯樹。冷趣自耽。高陶堂心如荔支江瑤。不登常餐。楊藐翁編如亂頭粗服。中有真意。譚復堂獻如積德名門。根本盛大。寶竹坡廷如

禪宗頓義自在遊行。江表叔注如白描妙相。藥箱全空。金粟匏和如秋巷短兵。犀利無敵。陳藍洲景如隱  
囊坐倚。閑靡自悅。吳子備觀如章縫習禮。蘊藉有容。張幼樵繪如鳥言不諱。卓爲諫臣。葉寫經莊大如壹意  
孤行。獨成誼士。黃公度道如浮海乘桴。新宇另闢。張今頗鑿如邊城吹角。秋思獨多。張文襄之如臨戎緩  
帶。彌見從容。陳毀庵寶如名宦歸田。故爲疎放。李越縵慈如天葩奇芬。彈指卽放。袁忠節規如諫果雋味。  
徐含始知。易哭庵順如琪花瑤草。異彩紛披。樊雲門祥如百寶流蘇。眩人心目。陳散原立三如五老匡廬。自  
開奇境。鄭蘇堪孝如三峰太華。獨見高標。范肯堂世如靈均呵壁。奇關自矜。唐元素晏如蒙叟寓言。詼諧  
寫恨。沈寐叟植如急就篇章。深奧入古。梁節庵芬如吳興書法。婉麗可人。馮蒿庵照如引吭奏曲。宛轉入  
情。林畏廬軒如揮塵清談。高超中理。吳缶廬俊如賣藥道人。時露仙氣。沈石友瑞如五柳處士。自抱孤芳。  
陳木庵書如提壺煮雪。味在冷中。陳石遺衍如戴盆望天。未見大處。曾重伯鈞如庭院假山。但工堆垛。沈  
濤園慶如京都賦筆。特擅鋪張。程子大萬如波斯之賈。莫數奇珍。蔣觀雲智如錢江之潮。自含元氣。錢名  
山鏡如公子求仙。未換凡骨。王靜庵維如宮人間坐。細說開元。康更生有如黃河赴海。泥沙俱兼。梁飲冰  
超如長公爲文。泉源湧出。王晉卿樹如燕趙人物。屈彊自異。王病山毅如秦蜀山水。蒼秀難名。邱滄海甲  
如漸離擊筑。氣象蒼茫。文芸閣廷如雍門哀彈。音聲清怨。吳北山初如子夜聽歌。肝腸欲裂。丁叔雅惠如  
子山作賦。身世自傷。趙堯生照如老驥伏櫪。以勁得雄。俞觚庵明如遊屐通幽。由深得奧。劉裴村光如峨

眉山勢荒怪自遠。林晚翠相如漫郎文格。苦澀見奇。楊叔嶠鏡如名家摹帖。風格逼真。華瀾石韓如老樹  
著花。古韻入骨。譚復生同如劍俠飛仙。未斂殺氣。張耆庵書如瓊琚玉珮。大放厥辭。李亦元書如吹笙帝  
子。別具仙心。孫師鄭雄如鬻技鈴醫。自詡聖手。周沈觀模如空谷幽蘭。寒香絕俗。梁公約葵如東籬老菊。  
秋氣淩霜。徐仲可珂如風琴曉奏。殊豁幽襟。陳子言詩如霜鐘夜清。自存正響。夏映庵敬如經歲澄醪。絕  
去糟粕。諸貞壯元宗如安流活水。自蹙波紋。李拔可宜如華亭唳鶴。淒婉異常。何梅生振如空山鼓琴。幽微  
獨絕。鄧秋門方如璧玉無瑕。未雕早碎。楊雲史折如風霆鬱怒。奇響破空。陳仁先壽如武侯布陣。獨見精  
嚴。金松岑羽天如同甫論時。自成豪宕。柳翼謀徵如端笏歛容。所持者正。黃晦聞節如偏鋒作字。其妙在斜。  
羅癭公懸傳如兜娘度曲。情韻悠揚。胡詩廬梁朝如老衲參禪。戒律精苦。范彥殊學如高行胡僧。自然瑰異。陳  
師曾格如克家肖子。不染紛華。周梅泉遠如西山春曉。清氣流行。姚鶴雛鈞如古藤秋蒼。本根依傍。梁衆  
異志鴻如韓子著書。繩引深刻。黃秋岳澤如賈生作論。筆陣開張。林寒碧景如泛舟苕霅。風日清華。林衆難  
衡學如年少京華。英姿颯爽。王簡庵易如老鶴舞風。清瘦可喜。王然父清如秋蟲咽露。淒婉動人。金滄江榮  
如殷箕過國。麥秀興悲。王明兩常如文度江東。後來獨步。聆八音之並奏。知吹萬之不同。真性各存。鬱爲  
風氣。矩矱有在。無愧雅音。雖其體或殊。夫洪纖而發言。咸係乎時會。至於弋浮譽。張梔詞。振翅蠶雉之林。  
爭長。夏蟲之族。其人。有四。可得而言。挾卷朱門。投謁華屋。夸靡七字。諧律千篇。類歲懷人。影纓金紱之姓。

氏累牘公錢。河梁落日之藻詞。取資結納。無求精思。此一類也。妖態百端。意存駭俗。襲續怪險。則狐穴取材。文飾淺陋。則鳥篆盈簡。銑谿虬戶。易類而逞奇。桂餌翠綸。強澤而無當。此一類也。伏首程格之內。茹氣蠹腐之中。倖獵聲華。自恥謫陋。竊躡爪於芬苑。攫牛耳於騷壇。四聲僅解。乃效玉谿之獺祭。六合未賦。已同劉晝之駘伏。此又一類也。本無實詣。好爲大言。桂林湘水。笑平子爲無奇。筮篋白馬。以陳思爲可奪。塗澤古貌。詆譏作者。山膏善罵。麒麟成梭。此又一類也。下至揉雜俗腔。標榜新派。嘗試草兒之集。女神湖畔之編。僭據詩壇。見悅市賈。斯更等諸曹節。略予攻彈。夫正始之義。匪可淺言。風雅所趨。奚云小道。嘗綜其源流。尋其突窞。竊以爲華嚴之喻。難云妙悟。蜂鶴之禁。亦屬外篇。斲梓染絲。學在始化。宏誦載籍。以充其氣。審別俳僞。以正其趨。氣充斯厚。趨正斯雅。然後調飛沈之韻。極情采之變。九幽覲怪。千仞刷翮。用能流響中韶。造端成化。千狀萬態。爐冶在我。是故宵魚秋磬之奏。豐黛盛鬢之容。輓霆驅海之勢。湍寒石瘦之致。或擅專門。自成孤詣。以論大家。終譏單步。況今梯航四達。心靈棣通。海市飛騰。魚龍曼衍。旁行蟹篆。揚挖千年。雷艇風輪。呼吸萬里。世有作者。脫落聲氣。牢籠物象。發皇墜緒。振起宗風。揖讓彌莎之庭。出入李杜之囿。不亦盛哉。余愧非揆摛之才。略識詠吟之旨。用敢抑揚人傑。雕繪士林。螻蛄之知。疇責旦暮。斥鷃之笑。不踰槍枋。何況秋蘭被塗。莫禁蕭艾之長。秦鑑受影。難絕鹽媠之來。網羅既寬。雅鄭易雜。特是筆舌所聘。差有異於鼓簧。月旦之評。更無問乎存歿。俾知逝者。祖唐述宋。沿餘製於古賢。後者。電舉鸞張。導先

譬於來。哲斯知人之淵藪。抑論世之著龜也。嗟乎。一士之生。百年如寄。上之欲寤寐姬孔。光絕學於千秋。次亦當風雨名山。留謗書於萬古。乃徒沾沾於雕蟲之末。矜窺豹之論。亦足慨矣。懷往傷今。問天不語。目瞑意倦。對影自書。折衷詩教。匪用愛憎。憑臆而言。誰譽誰毀。知我者其在高山流水間乎。



兩展平生萬慮空。填胸清氣自寰中。明湖畫舫消炎暑。北海清尊倚晚風。馬足車層搜雋句。高荷大柳奏奇功。茲來又擅江鄉興。一舸何當闖晚紅。

浪跡天涯亦偶然。漫從唐舉問因緣。窺人魑魅忘南服。接地風雲狎北邊。迂怪已驅鄒子筆。艱難要試祖生鞭。天愁伸足長安破。跛履姑令宴宴眠。

雨夜

王易

久催春色去橫塘。十日園亭草樹香。照戶深燈維寤寐。隔城嚴柝隱倉皇。可無好夢留仙枕。儻許靈芬接上方。望古憂天逐年少。賸持青鬢守書堂。

小病累日憇森林院松林下有作

胡先驥

病夫病懶更兼愁。策杖姑尋水石幽。風定松林聞雉响。橋欹花影亂溪流。跏趺片念能忘世。輪轉多生意。倘休坐看杖頭移日影。芳時短景許淹留。

月夜望小孤山

李思純

小姑宛宛翠眉長。月子臨波照鏡妝。星火微明知岸闊。雲羅宵薄驗秋涼。起看大宇歸何所。未信孤蓬又此鄉。剩遣臂鬟風露感。獨憑清淚浣中腸。

題紅薇館主簾捲海棠圖

林損

同昏八表感靡窮。猿鶴蟲沙一望空。留得寂寥庭宇在。爭教花月不朦朧。  
簾櫳深處竟何如。恐有幽人讀異書。得象忘情堪一笑。海棠花下亦吾廬。

圖中題云花朦朧月朦朧簾捲海棠紅不知誰作蓋書者規其意之

三年刻楮方成葉。一葉何如葉葉奇。却惜蟠根深百尺。此中神異待誰知。

某君題云欲賦新詩題紙角更無佳句似蘇蓋誤以花月朦朧詞爲東坡語也

## 詩錄二

清華園荷花池畔行吟

三月十二日○先一日辭去研究院主任職

吳宓

浮冰泮已盡。春水綠瀾瀾。倒映樓臺深。鏡湖平如砥。臨岸植松柏。上下相對起。碧天澹蕩晴。小鳥啁啾喜。時來琴箏音。淒怨入肝髓。靜境有真樂。幽思得妙理。嗟余恭簡人。投身攫物累。一載苦周旋。世情相排抵。簿書勞期會。口舌疲張哆。奔馳忘室家。逢迎習貪鄙。愚直人孰諒。依違行足恥。爲謀豈不臧。事變難驅使。驚馬蹶駕馳。細流逐波靡。棟折榱將崩。身去名亦毀。舍長用所短。今後吾知止。聖道貴力行。中庸非易企。無名成大隱。老氏學太詭。苦行與兼愛。吾寧從墨子。所貴辨重輕。庶幾無尤耳。比來俗務牽。讀書少暇晷。學業任荒落。心情日怠弛。回首瞿然驚。壯歲不吾艾。鵷雛嚇腐鼠。鸞鳳棲荆杞。豈容長自卑。湔祓從今始。身外卽靈境。一載居何美。傍堦種花木。臨窗看雲水。春夏復秋冬。萬象入屋裏。所惜逐塵役。辜負景密邇。



嗚呼世方亂。澄清終難俟。邪說煽毒醞。禮教失常軌。覆巢無完卵。崑岡玉同燬。人事況無常。生涯難預擬。可許樂陶陶。讀書長居此。雞鶩苦相爭。孔雀逢牛觝。去住不自由。衣食隨轉徙。何處覓桃源。藏神絕塵糝。憂思來無端。羲和不停駛。今朝且行吟。明日從天謎。

## 詞錄

鷓鴣天 宮詞和  
元裕之

朱祖謀

生小仙娥不自妍。玉臺金屋誤嬋娟。那能宛轉酬雙琲。已忍伶俜過十年。虬箭水。誰爐烟。無端仙會散。金錢簾櫳。早是愁時候。爭遣春寒到外邊。

金斗餘薰向夕涼。撲簾真有倒飛霜。竊香鳳子紛成隊。撼局鴉兒太作狂。三嘆息。百思量。迴腸盪盡也。

尋常鏡前新學。拋家髻。何事狂花。妒淺妝。

微步塵波避洛神。玉顏團扇與溫存。牽牛夜殿聞私語。騎馬宮門拜主恩。翻覆雨。去來雲。經年纔雪舊。

啼痕清狂一往甯無悔。却繡長旛禮世尊。

罷轉歌喉道勝常。多生爭忍不疎狂。直饒在髮爲薺澤。未願將身作錦囊。蟾齧鑠。誰橫梁。東實著意在。

王昌。情知薄倖青樓畔。且坐佳人錦瑟旁。

聞道嬋媛北渚遊。東風連苑冷。于秋無多裝綴。花宮體。禁斷排當菊部頭。人愁紅蠶憔悴。同功繭。抽盡春絲未放休。 懽易散。夢難留。女床鸞樹向。

臨鏡朦朧。賴卸釵。無聊啼笑亦多才。探看青鳥迷歸路。橫臥烏龍本妒媒。 笙字合錦書。迴肯將心力事。 妝臺初三下。九渾無準。且疊紅箋。寄恨來。

未必芳期未有期。等閑蜂蝶太嬌癡。側商小令翻新水。捲地狂香發故枝。 風雨裏。苦禁持。流鶯何故背。 人啼纔知滿樹金鈴繫。未省長年落葉悲。

歷劫相思信不磨。親將雙帶結香羅。未灰蠟苣拚成淚。垂絕鵑絃忍倦歌。 休躑躅。已蹉跎。金鞭拗折負。 恩多人間會有相逢事。奈此青春悵望何。

### 鷓鴣天

讀攝村先生和允格之  
宮詞書後寄示斐雲

胡士瑩

蚤是心灰一點丹。仙娥珍重笑啼難。玉樓環珮聲初斷。銅輦秋衾夢不還。 將進酒。勸加餐。那堪憔悴鏡。 中鸞恩情恰似中庭樹。一日西風一日寒。